

還珠樓主

獨手丐

上海武訓出版社印行

4

還珠樓主著

獨手丐

第四集

武俠奇情小說

獨手丐

第四集

一九五一年三月初版

第四集

基價四千五百元

著者 還珠樓主著

出版者 武訓出版社

發行所 武訓出版社

上海江西中路六十七號

特約經銷

正氣書局 山東路二〇九號
正華書店 山東路二二一號
勵力出版社 四馬路三八四弄五號

各埠各大書局均有出售

目次

一 刺客

二 小俠女初學鉤連槍

三 松林中的黑影

四 良友重逢

獨手丐

第四集

還珠樓主著

一 刺客

前文鐵蜈蚣勞康，同了田洪姚三人，和兩小兄妹，同到青雲山後，已故俠盜萬雲飛家中，與萬妻紅俠女段無雙母子三人，正在談論杜德與渭南雙俠爭執經過，忽聽樓下廳堂內，有了响動，和人喝罵怪笑之聲，段無雙正將二女萬氏兄妹喊住，待要親身趕下樓去，姜飛聽出笑聲耳熟，已由近而遠，似已離去，主人母子三人，業已搶出，擋住樓梯，無法越過，心裏一急，忙往窗前，探頭一看，見有一個窮漢，業已冒雨馳去，晃眼穿入樹林之中不見，脚底極快，看出那人，裝束形貌，均與師父獨手丐相似，高喊了兩聲師父，未見答應，跟着，便見萬芳，朝那人身後追去，到了橋前，又被乃母喊回，這時雨下正大，水氣蒸騰，樓台四面的楊柳，在風雨中，不住起伏飄動，波浪一般，雨景甚好，方想，師父和主人相識，如何人已到此，不與主人見面，冒雨馳去，是何原故，忽聽沈鴻，呼喊二弟，回頭一看，裏房人已走光，沈鴻剛由樓梯走上，說下面擒住二賊，聽說師父人也到此，不知何故，不辭而別，最奇是，龍師叔人也回轉，竟不知師

父，跟在後面，這兩賊黨，十分利害，如今正在拷問，你還不下去，姜飛聞言，忙同趕下一看，衆人均在廳上，勞康所戴面具，方才本已取下，重又戴好，正向二賊，喝問來意，龍靈玉業已回轉，立在一旁，和主人低聲密語，剛剛走過，手指二賊喝道，你二人自命好漢，誰都不在你們四凶的心上，如何一言不發，落在我們手裏，便是惡貫滿盈，快放光棍一點，彼此都好，被擒兩賊，年約四十左右，一個獐頭鼠目，一個鷹鼻鸚眼，面如黃蠟，最是齷惡，被人點倒在地，不能行動，却會說話，聞言，黃臉賊首先鬨笑道，像你這樣醜怪的人，從未見過，說話偏要女聲女氣，決不是什麼好路道，三太爺雖然陽溝禮失風，上了鼠躉的當，但將我們點倒的人，好像賊告化席酒，並不是你，是好的，放我弟兄起來，和你們分個死活存亡，要是真敗，三太爺任憑宰割，決不縲眉，否則，死也不服，再如得了便宜賣乖，仗勢欺人，太爺們說話，就不好聽了，靈玉剛罵，瞎眼狗賊，你連我都不認得，還說什麼女聲女氣，方才和你兩個狗賊，不是沒有動手，你們兩打一，可曾佔到絲毫上風，我因快下大雨，急於來此訪友，心想，至多還有三四日，你們便要伏誅，姑且容你們，多言幾天，免得污我寶刀，不料你這兩個狗賊，竟在暗中掩來，其實，我行至中途，早已識破，我如動手，難免驚走，又給主人添些麻煩，這才裝不知道，引來此地，當衆除害，萬沒想到席酒先生，也跟在你們後面，我料你

們，極惡窮凶，專做下作的事，我孤身一人，惟恐不能全數落網，想將你們，引到廳中藏起。我到樓上，暗告主人，一同活捉，席酒先生，想是有什約會，不願就攔，我剛上樓梯，他便將你們點倒，人家以一敵二，事前想你們做個明白鬼，還一人打了一個嘴吧，等你警覺回身，方始動手，他一條獨臂，對付你們四隻狗爪，怎叫暗算，我雖不願現出本來面目，湯八爺的好友龍靈玉，你總聽說，莫非你們死得還不值錢，二賊還未及答，洪景已向獐頭鼠目的，一個笑道，二位朋友，我和你們，也曾相識，你雖凶狂，無什大的怨仇，請放明白些，休說擒你的人，你被他點倒，不算丟人，便是在坐老少諸位，除却我弟兄三人，無名之輩，餘者連這幾個少年兄妹，都有極大來歷，問你話的這位老前輩，和女主人，你便加上幾個，也非敵手，就放你起來，不過多丟一次人，於你有什益處，還不如放光棍點，實話實說，聽憑這男女三位前輩高人發落，便宜得多，二賊本來認得田通等三人，聞言同聲怒喝，你們不要勢利眼，這樣藏頭縮尾，扭扭捏捏，是什英雄人物，好歹也叫我們看看他是什麼東西變的，姚小泉和二賊最熟，雖恨對方，平日驕狂凶狠，目中無人，以前到底有過來往，知道別人尚可，這位鐵蜈蚣，表面謙和，對付惡人，比湯八還要利害，一經觸怒，出手便是辣的，因本人不現本來面目，未便洩漏，聞言，瞥見勞康兩眼放光，注定二賊，口角微笑，便知不妙，忙喊，你二位怎不知

好歹，主人和這位老前輩，與席泗先生他們，同等人物，誰還騙你不成，二賊原因看出形勢不妙，悔恨無及，又聽龍靈玉說出姓名，知道此女，乃仇敵湯八的老情人，本領既高，行踪尤為飄忽，帶有各種面具，常時變換，這多年來，雖和湯八，常在一起，隱現無常，向不肯以真面目示人，輕不自吐名姓，祇要一現真名真相，被擒的人，決無生理，料知凶多吉少，又聽洪姚二人，這等說法，越發胆寒，暗忖，方才看出此女，孤身一人，並非那幾個敵人一路，貌相又醜怪得出奇，嘴皮太厚，面如枯臘，極似戴有面具，聲音像個女子，清脆好聽，斷定女扮男裝，既帶面具，在外走動，定必美貌，一時糊塗，生出邪念，又看中那口寶刀，打算人刀兩得，後見此女，借着有人喝住，雙方停手，立時抽身不戰而退，既無一句交代，也未與別的強敵說話，便往土坡窮人家中走去，表面假裝討水，回顧無人，便往人家門內走進，那些窮人，表面裝不相識，神情十分親切，內有一個幼童，並問花馬怎的未來，自己借着敵我雙方，訂約答話，人喊馬嘶，紛亂之際，分出一人，由側面林中，掩往探看，藏在一旁，看得畢真，此女祇顧留意林外，雙方動靜，不知有人在旁窺探，見雙方把話說好，分路走去，四顧無人，并還取出一些銀子，分與苦人，隨一窮人家走進，便未再見，這時，雨勢漸大，忙與同黨會合，假裝避雨，也往那窮人家中走進，這才看出，房後有一小溪，還有一列土坡，忽然

醒悟，便向那些窮人威嚇，對方答說，此人去年每由當地經過，必要周濟窮苦，是個善人，以前騎着一匹紅花馬，別的都不知道，自己也真該死，明見此女，穿得尚好，那高本領，不應與這些窮苦人交好，內一幼童，並還說起花馬怎未騎來的話，近二十年，綠林中人，祇三大俠盜，最喜周濟窮苦，深得人心，內中湯八，更是窮人好友，所到之處，休說相識，祇一說出名姓，或與湯八相識的人，全當救星看待，奉如神明，此人雖與仇敵貌相不同，帶有人皮面具，背插寶刀，腰掛索套鏢囊，又是女音，所騎又是一匹花馬，分明與江湖上傳說，湯八的老情人龍靈玉，好些相似，否則，這些苦人，不會對他這樣親切，不知怎的，鬼蒙了心，一點也未想到，祇當對方，是個年輕美貌婦女，想找便宜，誤將那些該死的窮鬼，所說假話，信以為真，最可恨是，自己持刀威逼，厲聲喝問，那老窮鬼，先還不說，後捱了一刀背，被我問住，知賴不掉，明明敵人越溪而過，是朝直走，他却假說由他房後，沿溪走去，走了許多冤枉路，不見人影，雨大草深，四面無路，正想老窮鬼，必知此女住處，想要回身拷問，偏巧前面，有一土山，登高一望，忽然發現前面樹林中，人影閃動，也未看真，便加急趕去，路上兩次幾乎滑倒，憑自己的本領，竟有失足之事，決非好兆，彼時心雖有點驚疑，偏生雨下越大，人影不時又在前面出現，再追不遠，便看出敵人，由斜刺裏，冒雨飛馳，往前面樹林中趕

去，彼時也沒想到前見人影。怎會換了地方，冒失追來，被擒之後，方始醒悟，另一強敵賊告化，早就掩在身後，仗着本領高強，雨大草深，時前時後，連戲弄帶誘自己上套，非但兩次滑倒，均他暗中戲侮，連那樹林中的人影，也是仇敵故意現出，並恐雙方錯過，追趕不上此女，引了自己，抄近趨去，故此路雖難走，要近得多，此女跑得又不甚快，晃眼追上，再追不遠，便到人家花園之內，先往來路小樓下面，還喊了兩次人，越聽越像是個美貌婦女，心還暗喜，那知剛跟進樓廳之內，見人正上樓，因不知敵人虛實，打算掩向屏風之後，看清形勢，突然下手，不料賊告化，突由身後出現，每人一掌，連牙齒也被打落，照此形勢，和洪姚二人所說，問話的蒙面老賊不說，連女主人，也是一個有名人物，否則，田通等三人，也是成名多年，不會這樣恭順。目前已臨生死關頭，祇有設詞激將，等敵人解開穴道，稍爲活動筋骨，借着各憑本領，一拚死活，動手之際，冷不防縱身逃走，難得這樣大雨，或者還有一些生機，稍爲疏忽，命決難保，明知利害，心中發慌，口裏依然冷笑道，多謝你們二位好朋友指教，但我弟兄，祇要死得心服口服，並非貪生怕死的小人，是好的，便將我們放開，一對一，勝者爲強，真要想佔現成便宜，我弟兄已被賊告化暗算，點了穴道，不能轉動，殺剛任便，要想由我弟兄嘴裏，問出一字，簡直作夢，龍靈玉早已有氣，剛把手一伸，怒喝無恥狗賊，底下話

還未說，勞康已笑攔道，二妹不必與這類無知狗賊生氣，老朽雖然無能，對付這兩個鼠賊，沒有席泗先生那樣爽快，也還不至十分費事，說罷，轉向二賊笑道，我不願以真面目示人，並非怕是怕你們將來報仇，照你二人平日行爲，今日也逃走不了，你們以前號稱關王山四凶，怎這樣沒有骨頭，你那一套情虛口低激將的話，我老頭子，不知聽過多少，你們明見今日雨大，妄想借着動手時，乘機溜走，逃得一個是一個，却沒想到，秦嶺諸俠的點穴法，何等高明，豈是常人，所能破解，何況今日，又沒將你們的口封住，點的是頑龍骨下軟穴，我們如解不開，任你說話多巧多惡，無非多吃苦頭，有何用處，如能隨手破解，休說還有二位成名多年的俠女在坐，便我一人手內，你是能逃走的麼，本來我想關王山四凶，祇有老大老四最強，你二人偏是當中兩凶，螳螂肚不堪一擊，先還想放走一個，將那兩個常以一日夜強姦數十名婦女，連殺三百六十個無辜商民自豪的，四個凶賊惡盜，全數除去，既是這等說法，我便叫你見識見識，說完，任你二人，一擁齊上，我祇一人迎敵，本來你們，一個也休想逃走，爲使他們這幾個年輕兄妹，借此歷練，我還給你一個便宜，這坐樓所前後，共有四面門窗，我令他們，分頭把守，叫你看，連這裏幾個小人，都未必能打得過，莫說我們，你祇敗了認輸，不想逃走，自然落個爽快，真能衝出重圍，不使出你那一套下流玩意，也可放你逃走，離我五步之

外，我決不追，你看如何，二賊本在留心觀查，因聽對方口氣，語聲溫和，從容不迫，和尋常談天差不多，同時瞥見對方頸下，一面露出半環紅圈硃砂痣，衣領特高，頭頸又長，倏地想起一人，心中一驚，耳聽口氣不妙，獐頭鼠目的一個，方要開口，勞康人已立起，先指兩女俠笑道，這位乃湯八爺的好友龍俠女，你已聽說，不必要我引見了，這是這裏女主人，昔年老飛俠萬雲飛的夫人，紅俠女段紅雙，和他一子一女，萬英萬芳，田通等三位老弟，你本相識，還有這兩小兄弟，一名沈鴻，一名姜飛，乃樂遊子，與席泗先生新收徒弟，憑這幾位，你已值得，偏要叫我費事，定要知我真名真相，率性叫你們做個明白鬼也好，可認得十五年前，連勸你們四人好幾次的，老頭子鐵蜈蚣勞康麼，二賊一見勞康衣領內，有雙環紅影現出，本已想到這位疾惡如仇的殺星，祇爲事隔多年，彼時年紀還輕，初露頭角，還不敢任性妄爲，淫凶濫殺，共祇見過一兩面，平日常聽大凶井壁，說起此老威名，以前並還受過他幾次警告，不久人便隱退，傳說此老，早已不在人間，沒想到會在此地相逢，一時拿他不准，正在驚疑，心中盤算，聽到末幾句，忽又想起，大凶常說，江湖三俠，祇有此人，喜帶面具，遇敵如將真面目現出，不是化敵爲友，打算結交，便是死對頭，休想活命，黃面的一個，乃第三凶，名叫章典，人最凶狡，平日欺軟怕硬，胆却極小，剛朝二凶史二郎，使一眼色，口方喊得一個老

字，勞康哈哈一笑，面具業已揭下，二賊一見認出本相，自知無幸，再看四小兒妹，業將兵器取出，各守一面，年紀雖輕，威風凜凜，內中兩人所用兵器，正是老淫賊燕雙飛，仗以成名的，武當嫡傳，三截鈎連槍與判官筆，心雖發慌，還想這幾個小狗男女，到底年輕，勞康老賊，本領雖高，說了大話，不能不算，祇要動手小心，不被打倒，冷不防衝出廳門，便可逃命，史二郎雖然也是又陰又壞，不大開口，人却比較強橫，看出形勢不妙，軟說無用，平白丟人，知道章興，嘴硬骨頭酥，暗忖，該死不能活，何苦加倍現世，連忙接口笑道，我真不知你是勞老英雄，在你手中，死也值得，早知是你，我們弟兄，萬非對手，祇有俯首聽命，無話可說了，老英雄既現本來面目，明知以卵擊石，大丈夫說了不能不算，我弟兄祇好勉爲其難，臨死以前，學上兩手鐵掌，到陰間去稱雄也好，勞康見章興在旁，滿面驚懼之容，一雙鷄眼，閃縮不定，知其貪生怕死，外強中乾，笑說，你這金毛吼，真沒有骨頭，不必多言，說也無用，此時天已不早，主人做了許多點心好菜，還要款待我們，龍俠女由早到此，未吃過東西，現在給你們一盞茶的功夫，活動筋骨，不能再多耽擱了，隨說，人早走過，朝二人腰脅間，用兩指一擰，跟着一掌，便將二賊穴道，相繼解開，人也震退好幾步，又酸又疼，半身皆麻，二賊情知利害，難於脫身，對頭這八十三招獨門鐵環掌，先就無法脫出圈外，何況還有老少六

個強敵，休看年輕，敵人何等老到，向無虛言，說此大話，必有實學，再一偷覷萬氏兄妹，越發叫起苦來，初見二人，分持雙劍，各用一口，看去鋒利，還不在意，這時因見自己穴道解開，每人左手，忽又多出一件奇怪兵器，一見便認出是專破練子鞭和十三枝獨門暗器鐵簃釘的剋星，此是俠尼花明所用，昔年爲了採花，與之相遇，不是機緣湊巧，來了救星，弟兄四人，一個也難逃命。大凶井壁常說，平生未遇敵手，祇此一個強敵，吃過他的大虧，雖未被殺，周身都被這如意鎖心輪反擊回的暗器打傷，對面敵人，祇有兩個，可是無論縱得多高，逃得多遠，均被飛縱過來，擋住去路，口裏還說上許多便宜話，專用自己的兵刃暗器，反擊傷人，說弟兄四人，是淫凶鼠賊，不值污他所用兵器，不動手不行，動手又打不過，向他服低，又說關王山四凶，作惡太多，不能輕易放過，雖奉師命，不開殺戒，好歹也要多帶一點記號，省得爲害民間，不將五官四肢，去掉一兩個，休想回去，如想逃走，便請自己動手，那怕弄瞎一隻眼睛，斬斷一隻手，祇要留下永久記號就行，打了大半日，連大四兩凶，那好功夫，都累得氣喘汗流，遍體鱗傷，哭笑不得，最後雖經一位與雙方相識的老前輩，路過講和，對頭賊尼，聽勸停手，話却難聽，并說從此不許再往湖南境內走動，再如相遇，決不寬容，每一談起前事，便自心寒，祇管咬牙切齒，奈何不得，關王山四凶，平生最丟人的一件事，小狗男

女，既能用此兵器，必是賊尼得意門人無疑，否則，賊尼何等好勝，徒弟武功，不會學成，沒有驚人本領，決不會放他回家，何況還拿了他的獨門兵器，照此看來，逃走之事，多半絕望，便將主意，打在沈婆二人身上，一面留心查看二人本領深淺，一面活動筋骨，暗用氣功，準備相機逃走，隔有盞茶光景，章興最無驕氣，見爲首三敵，業已歸坐，從容說笑，若無其事，史二郎坐在一旁，正在用功，洪姚二人，坐處離門較近，把守正門的，恰是姜飛，人最矮小，眼睛又望着側面，不由心動，一面運氣，活動筋骨，一面和田姚二人，故意說笑，裝不在乎，仗着事前，想好心計，所用練子鞭和暗器，還未解下，便被敵人點到，方才結束腰帶時，早將鞭扣，暗中解開，正在暗中準備，小泉見他，走近自己，目光亂轉，便料不懷好意，方想警告姜飛，田通坐在對面，早已看出，暗笑此賊，枉用心機，能在此老手下逃走，豈非作夢，暗朝小泉示意，不令開口，章興偷覷衆人，均未在意，心中暗喜，不知姜飛，比他心思更靈，早就看出黃臉賊，最是凶狡，一雙賊眼，骨碌碌亂轉，比那獐頭鼠目的一個，還要狡猾，二賊原是同道弟兄，穴道解開以後，理應聚在一起，商計應付，才近情理，不應分開，黃臉賊背上，本還插有一柄鋼刀，故意解下，放向一旁，人却借着和洪姚二人說話，往正門這面湊近，離門祇有數尺，輕功好的人，稍爲一縱，便可飛縱出去，料知不懷好意，暗忖，勞老前

輩，看得起我，吩咐把守正面廳門，如被此賊逃走，丟人太甚，暗將主意打好，看準形勢，表面裝作大意，眼往側面，暗中却以全力戒備，章與也是惡貫滿盈，見那廳門，本是一排十二扇，兩旁關閉，祇當中敞開，心想由旁窗走，一掌打斷窗格木條，便可破窗而出，到了外面，也不逃走，祇一離開門檻，便可向敵人打招呼，算是照他所說，業已做到，對方那樣成名多年的人物，決不致於翻口不算，但看這些卍字木格，均頗堅實，逃時匆忙，難免攪痛，敵人明知四面都是門窗，說此大話，必早防到，正面敵人，是個小孩，雖拿有燕雙飛的兵器，到底年幼無知，如能出其不意，由他頭上飛過，廳門高大，比較容易得多，偷覷姜飛，正朝沈鴻打手式，一點不會留意到他，不知是計，以為時機已至，急不如快，假裝回望，面向中坐三個強敵，似要開口神氣，暗中蓄好勢子，冷不防雙足交叉，大綾麻花，身子倏地一擰，一個黃龍轉身，逃蛇出洞，化為燕子穿簾，悄沒聲，猛朝姜飛左肩膀上，飛竄出去，章賊因此一舉，關係生死存亡，原以全力施為，並還算計周密，一面看准敵勢，搶向姜飛反手一面，一面手伸腰間，握住長鞭，準備敵人一攔，立即就勢揮鞭打下，這一縱，足有一丈多高，相隔姜飛右肩膀，快到一丈，勢子又猛又急，姜飛右手，緊握鈎連槍，左手判官筆，是件短兵器，身又偏向一旁，章賊等於是肩後縱過，如被縱出，少說也有三丈遠近，姜飛被他搶了反手，照理

便是當時警覺，也未必攔阻得住，何況章賊縱處，離門甚近，腰中軟鋼鞭，業已拔出，情勢本極危險，姜飛不動還好，祇一動手，一個不巧，被那一鞭掃中，不死也受重傷，旁坐三人，除田通早來，看過姜飛本領，深信勞康，不是萬分拿穩，決不會將這正面廳門，交他防守，章賊白丟大人，多找苦吃，決逃不脫，心中坦然，瞥見章賊，縱身飛逃，在旁注視，沒有動作而外，洪姚一人，不知細底，總覺姜飛人小，未經大敵，此時又在東張西望，先想示意警告，被田通暗中示意止住，料定章賊必逃，本來統心，因見章賊，好似回身發話，還沒想到動作這快，見勢不佳，忙喝姜老弟留意，另外三小兒，也剛同聲喝罵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章賊鞭剛拔出，還未穿出門檻，忽聽腳底幼童，一聲斷喝，笑罵狗賊，你逃不走，聲才入耳，百忙中，瞥見一條小人影子，箭一般，由腳底竄將上來，心中忿怒，也未尋思，就勢一鞭打下，章賊心機甚巧，知由敵人右肩縱出，同樣也是反手，特意改用左手握鞭，那鞭照例束在腰間，本應右手取用，左手取鞭，勢子不順，解下倒換，改成順手，又恐敵人看破，沒奈何，祇得倒拿鞭梢，鞭柄較重，其勢越猛，滿擬凌空一鞭，敵人人小身輕，定被打飛，念頭才動，就這時機瞬息之際，隨同衆人喝罵，耳聽瑣的一聲，手中一震，鞭頭似被敵人兵器打中，章賊上半身，業快縱出門去，祇剩雙腳在後，一鞭打下，正待借勁使勁，往平台上縱去，身子筆直，

正往前上方斜飛，一見鞭未打中，反被敵人盪開，心中一驚，慌不迭，把身一扭，待將雙足一拳，一個魚躍龍門，仰翻出去，一到門外，就是敵人追來，也有話說，心念才動，猛又覺腳腕上，其痛澈骨，腳腕已被人用兵器勾住，倒退回來，情知凶多吉少，鞭又盪開老遠，敵人手法極快，急切間，收不回來，驚慌忙中，左臂用力，猛往回一帶，待要二次往後打去，目光到處，剛瞥見身隨敵人，往下墜落，急怒交加，剛厲吼得半聲，眼看鞭頭，由敵人肩旁揮過，驚慌太甚，祇顧收鞭亂打，沒想到用力太猛，一鞭打空，反朝自己身上，斜掃上來，同時，腳被敵人勾住，用力往後一拖，成一弧形，往廳中一甩，身在空中，用不得力，驟出意外，勢又極快，連念頭都不容轉，祇覺敵人身形在眼底，一瞥而過，整個身子，離地三四尺，腳前頭後，往廳內橫飛出去，身不由己，用力一挺，還未落地，先被自己一鞭，掃中後背，叭的一聲，脊骨立被打碎，同時，人已橫捲過去，頭改向前，一下撞在廳旁花架之上，祇聽叭啞連聲，一串亂响，夾着一聲慘，那數尺方圓的花架，立被打斷，上面將近兩尺方圓的一個大花盆，便倒將下來，正壓章賊肩，痛上加痛，鑽心切骨，休說平日酒色過度，武功雖好，真氣不佳，便是鐵打漢子，接連受此重創，也禁不住，由不得連聲慘嗥，跌疊地上，急切間無力縱起，章賊自知逃走絕望，也不再想爬起，竟跪伏地上，哭喊饒命起來，聲剛出口，

忽聽一聲罷了，回顧正是史二郎，也被敵人打死，越發心胆皆寒，這一面姜飛，先見章賊起時，手伸腰間，摸了一摸，仔細一看，知其帶有軟兵器，便在暗中盤算，想好計策，故意和沈鴻做眉眼淘氣，料定敵人，要由反手上方縱逃，又將身子側轉，給他留空，雙手緊握兵器，靜等敵人縱起，突然下手，因早準備，非但不慌，就勢往右轉身縱起，立由反手，變成順手，本就手疾眼快，瞥見敵人鞭到，忙用師傅心法，反腕一判官筆，照准敵人鞭頭點去，當時盪開，就勢一鉤連槍，將敵人左脚，連腕勾住，就着下落之勢，用足全力，往後猛甩過去，剛一脫手，忽想起廳上，還有不少花盆傢具，恐怕打碎，心中一驚一急，連忙趕過，業已打了個亂七八糟，花盆木架，還有兩把椅子，全被打碎，心中老大不安，面上一紅，耳聽少女嬌叱，另一賊也倒地身死，原來史二郎也想逃走，却不似章賊那樣陰險自私，坐在一旁，借着活動氣血，拖延時刻，正打主意，忽見章賊，連招呼都不打一個，便想借着敵人所說，衝出廳門，便可無事的話，冷不防，搶先逃走，不禁又驚又怒，心想，事已至此，非逃即死，除與人硬拚，冒險一試，毫無辦法，百忙中，瞥見旁窗開着好幾扇，這面把守的，是個少女，正在喝罵，覺着事機瞬息，乘着敵人慌亂，注意前面，正好逃走，竟忘了敵人如意鎖心輪的利害，匆迫之間，無暇再顧同黨，是否逃出，立時乘機，往旁窗縱去，初意窗門甚多，祇要避開敵人立

處，或是擋得一擋，便可竄出，爲防萬一，縱時一手拔刀。一手便取暗器，連腰間軟鞭也未解下，這一面離窗有一丈多遠，中間還有一排椅子，剛把身形一閃，朝旁窗縱去，忽聽急風撲面，一條人影，已由側面飛來，心裏一急，一手揚刀就斫，另一手獨門暗器鐵鑊釘，便朝敵人打去，同時，脚底一墊勁，待要穿窗而出，猛又覺眼前寒光連閃，耳聽丁丁連响，所發十幾根飛釘，竟隨少女人影，反擊過來，到有好幾根，打在臉上，眼也打瞎一隻，痛極心昏，還想拚命，猛又覺左腕一空，丁噹滴奪，幾聲响處，左手腕連毒藥暗器，首先被人斬斷，右手刀也被敵人兵器打飛，斜射出去，一條寒光，顛巍巍釘在樑柱之上，不會落地，自知必死，怒吼一聲罷了，將身一側，猛朝側面庭柱之上撞去，當時腦漿迸裂，尸橫就地，萬芳便朝姜飛趕去，章賊偷覷爲首三敵，仍坐原處，談笑自若，動都未動；四小兄妹，已被賊住，無人理他，以爲還可求生，便住了哭喊，偷聽敵人口氣，才知勞康，每日去往繁塔送飯，早知沈姜二人，靈慧用功，鈎連槍和判官筆，全都學會，姜飛因有三年內功根底，本領更高，又聽田通說他在商家堡失險經過，越發信心得過，因見女主人，對這兩小兄弟，十分注意，萬芳更和姜飛投緣，不時向他問長問短，當時動念，想要作合這段婚姻，又料二賊，必有一逃，逃路必在沈姜二人分守的兩面，特意借此機會，使其一試身手。因姜飛本領較高，正面廳門，比較難守，便

令還當一面，沈鴻守住側面，先料敵人，向沈鴻這面逃走居多，萬一沈鴻，顧不過來，自己原有準備，跟蹤趕去，也可將其抓回，派定之後，便和二女俠商量，看是何人成功，二賊如不亂用毒藥暗器，便不伸手，那怕逃走，也由他去，借此引來另外兩個凶人，爲世除害也好，沒想到章賊另有私心，沒有絲毫義氣，離開同黨，自打主意，史賊本在廳右，與沈鴻離得最近，因見左面，有一木坑，竟往打坐用功，換了地方，勞康初次登門，還不甚知萬氏兄妹深淺，及見所用一刀一輪，越發心定，本意想由四小，將二賊分頭擒住，重行拷問敵人虛實，不說也不再勉強，除害了事，不料傷勢這重，一個業已自殺，三人正在互相誇獎，姜萬二人，年紀這輕，竟有這樣本領，四小兄妹，見章賊重傷殘廢，無法逃走，勞康還未發落，又在招手，便走了過來，萬家祇有兩個老用人，所做飲食，極爲精緻。來時，女主人已早傳話吩咐：準備酒菜，幾次想往廚房，親自下手，均因沈姜二人，少年英俊，越看越愛，頓有選婿之意，起初看中沈鴻，年少老成，沈穩安詳，又是讀書人家子弟，和愛女年貌，也極相當，後見沈鴻，不大開口，愛女專尋姜飛說笑，對方有問必答，天真活潑，看去人甚聰明，心想，此子到也不錯。愛女對他，似比沈鴻，還要投緣，可惜年紀太小，心中委決不下，連廚房也不想去，正在朝天下卦，這兩小人，誰將賊黨打倒，再探明愛女心意，許配與他，始終仍是覺着姜飛，比

愛女小兩歲，美中不足。沒想到人小胆大，機智絕倫，竟敢故現破綻，誘敵上套，雖知勞康，老眼無花，兩小兄弟，必能勝任，畢竟關心太過，瞥見逃賊，身法既快，手中軟鞭，又沈又猛，姜飛是個小孩，人又生得瘦小，稍爲打中，不死必傷，忍不住剛脫口驚噫了一聲，目光到處，姜飛已將敵人長鞭，用判官筆點開，就勢凌空一槍，勾住賊的腿腕，朝廳上甩回，身手靈活，已是少見，敵人全力向外飛竄，勢子何等猛急，竟被他勾住，借着身子下沈之勢，卸去敵人猛勁，再就勢將他甩落，看去彷彿天生神力，勇猛非常，其實多半是仗巧勁，眼力稍差，決看不出，動作尤爲靈活巧妙，好看已極，不禁驚喜，正在連聲贊好，愛女恰將另一賊打倒，朝姜飛身前縱去，互相說笑幾句，一同走來，越發勾動前念，方想誇他幾句，姜飛已臉脹通紅，走到身前，恭身說道，小姪無知，一時失手，將二孀好些東西打碎，話未說完，無雙已一把拉住笑道，我家都是些不值錢的粗東西，何值一談，不必在意，你小小年紀，便有驚人本領，不愧名師之徒，快些請坐，等發落完了鼠賊，同到樓上，吃點東西吧，隨向萬芳笑道，他們冒雨來此，身上衣褲，多半水濕，你還不去將樓上衣包打開，取出乾衣，請你兩位哥哥換上，將濕衣服乾，事情已完，還守在這裏作什，那四匹馬，也不知老蕭，喂了沒有，萬芳笑道，娘專喜叫我一人做事，從來不喊哥哥，我一個人去，多沒意思，無雙見愛女撒嬌，方笑說

道，你哥哥要去看馬，還要喊人搭走賊尸，另一賊也未發落，如何沒有事做，你的事祇有輕鬆得多，幾時聽說隨便取幾件衣服，也要人陪的，萬芳小嘴一撇，正要開口，姜飛不知萬芳，最得乃母鍾愛，少女嬌憨，恐其不願爲人做事，方才又打碎人家許多東西，老大不好意思，脫口說道，衣包就在樓上，小姪自會往取，二姊不要勞動了，萬芳轉臉嬌嗔道，我是想看老世伯發落這無恥狗賊，再待一會就走，你當我偷懶不去麼，姜飛誤認生氣，越發惶急，忙分辨道，小弟怎敢無禮，反正要換衣服，我陪二姊，同去可好，話才出口，猛想起樓上無人，對方是個少女，自己年已漸長，和他差不多高，初到人家，孤男寡女，如何同在一起，何況下半身業已濕透，連小衣也要換過，好些不便，方覺把話說錯，又見沈鴻，暗使眼色，越發心慌，急切間，又沒法改口，忙道，大哥我們同去，祇請二姊，代將衣包取出好了，衆人見他，臉紅情急，發慌窘狀，俱都暗笑，表面仍作不知，萬芳嗔道，莫非你一個人去，還有人欺負你不成，這樣慌張作什，看你衣褲水濕，綁在身上，莫非也不覺得難受，說完，忍不住又笑了一笑，姜飛自從一見萬芳，便覺投緣，幼童天真，雖無別念，但極願意和他說笑，萬芳人又大方活潑，比他還要天真，純任自然，隨便說笑，沒有一點虛套，姜飛從小生長，貧苦人家，無什經歷，又知主人與師長相識，是位前輩女俠，由不得受寵若驚，雖和萬芳談得投機，總有一

點拘束。萬芳聰明靈慧，平日無什親友往來，初次見到這樣兩個英俊少年，又是名師之徒，師門交誼甚深，心生好感，自然親密，因見沈鴻，年紀較長，像個大人，又不太愛說話，非問不答，姜飛人沒沈鴻謙恭，但極和氣，有說有笑，一路之上，互相問答，越談越投機，先在樓上，偶然想起所用兩件兵器，均是武當門下獨門絕技，便令取出，姜飛早在無形中，心生愛好，身又是客，雙方師長父母，淵源甚深，想討主人歡心，非但將筆取出與看，並還教以用法，萬芳見他至誠，這類師傳絕技，初次見面，一點也不藏私，越發喜他，又想看那三截鈎連槍，姜飛悄說，此槍頗長，不施展出來，不知他的用法，當着尊長，不敢放肆。最好少停，去到樓下演習，請二姊指教如何。萬芳性急，當時便要他下樓演習，姜飛面嫩，自不好意思，同他下去，正在設詞推托，偷覷萬芳，已有不悅之容，心正爲難，樓下便有動靜，主客老少，一同趕下，跟着，便將二賊打倒。萬芳見他，身手靈巧，槍法尤爲奇妙，急於想學，忙趕過去，想令演習，姜飛自然推托不肯，萬芳方想怪他幾句，因見勞康招手，一同走過，後聽姜飛，跟他上樓，正合心意，以爲樓上無人，再要他傳授演習，決無話說，全未想到別的，說完，假裝負氣，轉身先走，到了樓梯，故意回頭下面說道，姜二哥，你到是說了話，算不算啊，勞康和龍靈玉，見萬芳對姜飛獨好，要他同往作伴，好似連沈鴻，都不要去，方想，各人

緣法，真個奇怪，沈鴻少年英俊，品貌氣度更好，姜飛看去聰明靈秀，外表到底不如沈鴻，不知此女，爲何剛一見面，這樣親密，看此情勢，這段良姻，十九成功，方代姜飛高興，段無雙深知愛女性情，見他停步相待，示意姜飛速去，姜飛似因男女顧忌，口中應諾，望着沈鴻，却不起身，似想二人同去，神態甚窘，知他年紀雖輕，人已明白男女之分，微笑說道，你二姊要你作伴，你就去罷，我們山野之人，沒有世俗男女拘束，你們又是小孩，有什相干，要用什麼東西，我都現成，祇是我家人太少，雖有兩個，也是隨你二叔多年的老人，彼此情厚，不肯離去，我也不當他們下人看待，成了我們一家，他們又都年老，現在廚下幫忙，你二姊從小嬌慣，不會款待客人，又是心直口快，說錯了話，看我面上，不要怪他便了，隨喊芳兒，你們世交兄弟姊妹，年輕好友，你比姜賢姪，還大兩歲，以後喊他二弟，無須客套，再喊二哥了。

二 小俠女初學鉤連槍

姜飛原因樓上無人，初次登門，不應如此放肆，孤男寡女，內室相對，無奈話已出口，收不回來，沈鴻更是面嫩拘謹，不慣與女子說笑，聽出萬芳，祇要姜飛一人同去，沒有喊他，本就臉紅，如何肯去，姜飛自不便明言，見萬芳手扶欄杆，微笑嫣然，回身

招呼示意，等他同走，越發不好意思，心裏想去，沈鴻偏不肯走，又恐萬芳不快，正在爲難，不知如何是好，忽聽乃母，這等說法，猛想起他母女，均是女中英傑，我越大方越好，如何避什嫌疑，忙答，小姪遵命，也不再招呼沈鴻，匆匆趕上，勞康和二女俠，見他走得甚慌，相對一笑，也未多說，無雙隨對勞康道：還有一個狗賊，請老大哥，快些發落，同去樓上，小飲幾杯，酒菜也快來了，沈賢姪衣服還未換呢，芳兒逼着姜飛先走，不是鬧什花巧，互相商量，出去淘氣惹事，便是想偷學那鈎連槍，小孩子家，都有童心，這類事，都不願大人知道，我們不必管他，少停問明再說，祇不出去闖禍，由他去吧。沈賢姪少年老成，再好沒有。可惜芳兒，童心未退，沒有姜飛那樣親密，此時年輕好友，各人緣法，我見這類事甚多，外人多事，反生枝節，二妹想必也有同感，靈玉微笑點頭，面上立現悲憤之容，無雙知其觸動情懷，想起昔年之事，心中難過，也未再提，章興伏臥地上，始終末起，偷聽老少敵人，互相說笑，無人睬他，聽出主人，似有選婚之意，想起方才所見少女，真是一朵鮮花，好看已極，不料會看中一個小窮鬼，偏是殺身之仇，可惜方才專想逃走，未將身旁毒弩取出陽溝裏翻船，被這無名小狗打倒，對頭又是賊告化席泗的徒弟，小狗爲了打傷自己，還得到一個美貌老婆，此時想必同去上樓，摟抱親熱，自己却在這裏，負痛受罪，越想越恨，咬牙切齒，氣無可出，無意之

中，側顧田通，和洪姚二人，自從爲首三強敵，去往那旁，密談之後，坐在原處，一直未動，異口同聲，都是誘獎仇人，如何年幼胆大，機警聰明，越發氣憤，恨到極處，想罵他們兩句，又因敵人，還未發落，也許還有一線生機，正在勉強忍耐，忽聽女主人人口氣不妙，當時警覺，暗忖，自從受傷倒地，敵人雖未理睬，說話隨便，全無避忌，分明非死不可，就算放走，一身重傷，背脊骨又被打斷，稍爲轉側，便痛得直冒冷汗，周身亂抖，由此出去，還有八九里，才見人家，來時不合拿刀威逼那些窮人，又用刀背，打傷了兩個，結下仇怨，此時成了失水蛟龍，休說嚇人，行動都難，那些土人，不掉落水狗，已是萬幸，想他幫忙相助，投宿醫病，更是做夢，此外相隔更遠，最近是白沙溝，不算出莊一段，由黃土溝起，也有二三十里，這樣大雨泥濘，孤身上路，不等到達，痛也痛死，何況出莊路上，道路崎嶇，還要上下攀援縱躍，由草樹叢穿出，休說是走，想起都心寒，就算仇人，因見自己殘廢，肯放逃命，也無法走出，傷處又痛得利害，自知生望已絕，任多老臉，不怕丟人，也是無用，漫說逃不出去，就能逃回，非但成了殘廢，還要被江湖上人，說成笑話，平日凶威，已全掃地，本來這三個仇敵，都是行蹤隱秘，祇要逃得出去，外人多半不會知道，偏又有田通等三人在此，平日趾高氣揚，驕狂任性，目中無人，今日丟人現世，全被看去，那有不說之理，心中恨毒，頓生惡念，爲

首強敵利害，不敢硬拚，心想，我已不免一死，你們三個勢利小人，平日對我恭維，見我勢窮力竭，在旁邊看我笑話，不說一句好話，實在可惡，你休狗眼看人低，反正我沒有好死，怎麼也得拉上一兩個陪客的，主意打定，又聽主人，在催勞康發落，知無幸免，稍爲延遲，連想拿人出氣，都辦不到，因和洪姚二人最熟，又見小泉身邊，帶有三才烈火彈的火筒，以前見過，知他用法，祇要突出不意，冷不防搶到手內，非但燒死一個够本，多上兩個，便是利上加利，如非天下大雨，這所樓房，也必燒光，就這樣，仍難免於起火，祇能熬痛，十九成功，出這惡氣，忙顫聲急呼，姚朋友，我脊骨已斷，身受重傷，飢渴難忍，勞老英雄，還要問話，請你結個死緣，將那水仙花盆拿來，賞我一口冷水可好，小泉年輕心直，雖覺章賊，平日何等強橫，一旦失勢，這樣膿包無恥，怕死貪生，關王山四凶，十多年的威名，被他丟盡，心中鄙視，暗地笑罵，一聽說得這等悽慘，有些不忍，以爲將死的人，不值計較，舉手之勞，何必做得太過，恰巧旁邊桌上，有碗冷茶，順手拿起，笑說，那是空盆，將就吃口冷茶吧，章賊早就強忍奇痛，蓄勢準備，一面用手撐地，裝着痛苦不堪之狀，喘吁吁顫聲說道，姚朋友，真够江湖義氣，方才動手時，祇作旁觀，毫無偏袒，這時又是求必應，我便做鬼，也是感激，邊說，邊把頭湊向前去，就小泉手內，飲那冷茶，小泉方笑此賊，真不要臉，手並未傷，

爲何不動，裝出許多可憐相，有何用處，人家照樣不肯饒你狗命，這是何苦，忽聽田通大喝，小泉留意，此賊有詐，心方一動，猛覺腰間一動，那裝有三才火彈的鐵筒，已被乘隙冷不防奪去，不由怒火上撞，剛大喝得一聲，猛又聽有人喝道，你們快些避開，章賊火彈，已經順手甩出，就這轉眼之間，章賊原是情急拚命，事前想好毒計，乘着小泉，低聲喂茶，微一疏忽，右手一伸，便將火筒，搶落手內，更不怠慢，隨手將機簧一按，朝外亂甩，初意這類火彈，祇一發出，落地爆炸，當時便是一團烈火，和老淫賊燕雙飛的硫磺彈同一門戶，差不許多，樓廳又是木料建成，這一出手，至少燒他一半，敵人必有傷亡，先還提心吊胆，恐人警覺，沒想到這樣順手，心方狂喜，惟恐小泉，動手搶奪，正待反手，朝他打去，小泉深知火彈利害，見機簧已被板開，朝外亂甩，一時情急暴怒，也不顧什麼危險，雖聽身後有人發話，並未停手，首先順手一茶壺，照准章賊的手打去，底下抬腿，又是一腳，章賊拚死行凶，祇顧得意，忘了身受重傷，火筒到手，先將火彈發出，想連房子帶人，先燒一個亂七八糟，再朝小泉回手打去，瞥見茶壺打到，不由奮身一縱，小泉一茶壺打空，叭的一聲，落地粉碎，那一腳，却正踢在章賊背脊骨上，恰巧挨近斷碎之處，章賊忙中用力，已是奇痛攻心，那再禁得起傷處，被人踢上一腳重的，一聲慘嗥，便暈死過去，鐵筒中的火彈，已有兩枚，相繼發出，一彈打

空，飛出門外平台之上，落地爆炸，火光一亮，便被大雨打熄，另一彈打得稍偏，眼看打中庭柱之上，非起火不可，洪景坐得最近，本難免於波及受傷，知道利害，剛往一旁縱避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就在漳賊盜去火筒，向外亂甩，一霎眼的當兒，平台上忽有一條黑影，由風雨中，穿門飛入，口喝，你們快些避開，聲到人到，第一枚火彈，已飛向門外，第二枚眼看由來人身旁飛過，來人身子凌空，還未落地，倏地將手一揚，田洪二人，業已看出一點來歷，同聲急呼，此是火彈，不可用手，聲才出口，一團黑影，帶着一串火花，業往門外飛去，還未落地，便自爆炸，火花飛射，現得一現，也被大雨打滅，再看龍靈玉，也朝漳賊身前飛去，來人是個頭戴顛帽，身穿黑綢雨衣的女子，雙方恰巧同時縱到，又都相識，靈玉剛喊得一聲李四姊，怎會來此，真個幸會，那黑衣女子，正是女俠李玉紅，劈手先將火筒，由漳賊手上奪過，氣憤憤說道，此與老淫賊燕雙飛硫磺火彈路道相同，無論何物，沾上便燃燒起來，凶毒無比，稍為有點出息的人，決不用他作為暗器，我如不遇席泗兄，祇晚到一步，固然人不致於受傷，好好一座樓廳，多半被他燒燬，豈不可惜，此賊又不會用，到手亂甩，裏面機簧，雖被卡住，第三粒火彈，發不出來，拮這分兩，少說裏面，還有十來個火彈，再板機簧，固要全數爆炸，聽其自去，稍為受熱震動，一樣闖禍，連帶他的人，也不免於重傷燒死，這樣一不

小心：便要害人害己的東西，帶他作什，靈玉還未及答，勞康和女主人，已走將過來，見小泉立在一旁，面有愧色，忙笑說道，這位姚小泉老弟，實是我輩中人，他帶這暗器，必有原因，四姑不要誤會，小泉乘機，恭身說道，這三才火筒，雖然凶毒，後輩到手不久，尙未用過，原因老淫賊燕雙飛硫磺火彈，凶毒非常，本領又高，無法近身，他和後輩許多弟兄，都有深仇，實在恨他不過，費了許多心思，尋到他的同門師弟，才將此筒，用重金買下，準備到時和他一拚，從未傷過一人，好在老淫賊，已遭惡報，此筒無用，就請李俠女，將他毀去也好，李玉紅方始息怒，笑道，你當這東西，還能久帶麼，老淫賊那些同類，無一好人，雖然貪得你們金銀，不顧義氣，將獨門火筒，傳授你們，實則藏有私心，至多祇將這一筒十二粒火彈發完，便要炸裂，筒主人也必連帶受害，端的陰險已極，老狗男女，還有一個師叔，和兩個師弟，雖沒有這幾個老狗男女，胆大妄爲，驕狂任性，也是淫凶狠毒，無惡不作，良家婦女，受害不少，來時聽席泗兄說，第五日郎公廟會上，便有這老少三賊在內，正好將計就計，給他一個還敬，火筒還你，暫時不要動他，休再貼身佩帶，祇聽聽出內有炸音，速卽丟向遠處，留神被他誤傷，到第五日，火筒如其未炸，照我所說，給這三個惡人，一點報應，也算廢物利用，還有關王山四凶，萬惡滔天，可惜大凶四凶，最利害的兩個，先由別處趕來，路過白沙

溝，得知花雲豹出現，打算混水撈魚，業與賊黨會合，不知何故，中途不戰而退，跟着二三兩囚，由後尋到，得知前事，先和井費二囚，一樣心思，正在埋伏，恰巧杜六兄他們，往老河口去，路遇羣賊，動起手來，雙方正打得難解難分，老賊伍喜，雖然人多，多半均非來人之敵，雖未全敗，同黨連傷了好幾個，正在憤急，無計可施，渭南雙俠，也由後面趕到，老狗男女，立時乘機下台，推說先和雙俠，在商家堡約定，第五日郎公廟相見，如何不守信約，自不出面，却令同黨起來爲敵，彷彿他有許多好友，均是高人，我們胆小，防他請人，故先下手口氣，渭南雙俠，立將杜六兄他們勸住，約定第五日，郎公廟相見，准備借此一會，將這幾個極惡窮凶的賊黨，一網打盡，說完，雙方分手，彼時靈妹你也在旁，與這兩個凶賊惡鬥，想也聽到幾句，祇席泗兄，隱在旁邊，沒有出面，見你剛走，章史二賊，暗中冒雨跟來，他便掩向二賊身後，一路戲弄誘敵，引來此地，將其點倒，因前日和我相見時，曾有約會，順路迎去，我今早離開商家堡，往訪一友，將事辦完，想起老狗男女，人多勢盛，前途還有好些危機，恐沈姜兩小弟兄，不易出險，因是早走，雖然堡中，還有一位好友，暗中保護，畢竟老賊，人多利害，還拿不准，底下的事，和渭南雙俠，往尋老賊經過，均不知道，覺着事尙可慮，好在事出意外，十分順手，匆匆冒着風雨，趕了下來，行離土溝，沒有多遠，便遇席泗

兄，談起前事，他知杜六兄，事情已了，雙方友情更厚，越發高興，因那人多年未見，寄居之處，相隔祇數十里，欲往一見，分手時，知道這一路過去，祇白沙溝，住有幾十戶人家，到有一半是賊黨的耳目，和兩家旅店，無法住人，郎公廟之會，又強要我到場，主人萬家姊姊，雖未見過，彼此知道，靈姊和勞大兄，連沈姜兩小兄弟，也都在此，要我來此，借居數日，就便帶話，請靈妹千萬不可離開，湯八弟不久必到，一則想念靈妹，急於一見，二則，痛恨老狗男女，非要親手報仇，他傷勢雖還未愈，但有異人同路，渭南雙俠，業已繞道往迎，決可無慮，靈妹如往，反易露出形跡，他那愛馬花雲豹，更不可以帶去，否則，八弟性情剛強，一見此馬，定必騎來，就不遇見賊黨，埋伏暗算，於他病體，也非所宜，說時，段無雙和衆人，早已趕過，互相含笑點頭，把話聽完，重又禮見，各道仰慕，跟着，便有一短衣老僕走進，說酒菜均已齊備，天已將近黃昏，吃上幾杯，正好用飯，主人便請來客登樓，萬英見二賊一死，早去喊了人來，將死尸搭去掩埋，打掃血跡，收拾乾淨，靈玉上樓，又向玉紅打聽，湯八被人暗算經過，竟是爲了思念自己太甚，以前話說太滿，無法挽回，想託一人化解，不料無意之中，被那人洩漏蹤跡，老賊伍喜，久聞湯八，有一多年愛侶，雖未成婚，情分甚厚，但又不知底細，命一老賊，假裝窮人，等湯八走過，編了一套鬼話，說有一蒙面女子，昨日在

此，爲敵所傷，藏入他家，走時背人悲哭，說有一好友，無故變心，對他不起，等到傷愈之後，便要披髮入山等語。那人裝成一個窮老頭，故意說得顛顛倒倒，似是而非，湯八以爲凡是窮苦的人，都和他交好，賊黨裝得又像，不由不信，連夜趕去，才中圈套；本就飢疲交加，那再禁得住羣賊圍攻，車輪大戰，惡鬥了一日一夜，雖仗愛馬，突圍衝入，將其救走，人已累成內傷，外面還有不少傷口，也剛平復，聽那醫傷的異人說，至少還要三日，才可用力，否則，便有危險，湯八本就恃強任性，再見心上人趕去，心情定必興奮；悲喜交集，激動真氣，已不相宜，再和以前一樣，同騎起來，與敵拚命，更是凶多吉少，所以靈玉此時，萬去不得，靈玉問完前事，越發傷感，忍不住流下淚來，姜飛正在別房，向萬芳演習鈎連槍，一聽李玉紅來到，忙即趕出，拜見之後，無雙又令萬英，領了勞康沈鴻，往換濕衣，衆人除龍靈玉外，均有雨衣雨褲，和油綢布的帽罩，祇將外而脫下，全都乾淨，主人早請靈玉更衣，均因急於打聽湯八之事，不肯起身，直到聽完，主人又說，方由萬芳陪去，先不肯露出本來面目，後因萬芳再三勸說，二姑姑神絕代，真比畫上的人，還要好看得多，常年戴着一個鬼臉殼，又是人皮所製，想起都噁心，湯八叔每見必說，有時，並代二姑姑，強行揭去，八叔日內就到，二姑姑也戴不長，何必戴在臉上氣悶，如說不見外人，今日來客，多是自己人，就有三

個外人，聽他們口氣，人也頗好，勞大世伯，既肯帶他來此，決非壞人，何況他們，也要同往郎公廟，八叔一來，還是隱藏不住，把他去掉，讓女兒和乾娘，親熱親熱多好，靈玉最愛萬芳，從小看大，萬芳幾次拜他乾娘，靈玉知他頑皮，喊了乾娘，必喊湯八乾爹，湯八雖是自己多年心目中的丈夫，爲了許多波折，雙方并未成婚，當人喊叫，不好意思，始而執意不肯，說我愛你，勝如人家親生，但是姑姑好聽，不許改口，萬芳知他心意，有時背人，便以母女相稱，親熱已極，靈玉見他年餘之別，出落得那樣美麗靈慧，越看越愛，一把抱在懷中，笑道，我如今孤身一人，飄泊天涯，將來不知有無歸宿，真要有你這樣一個好女兒，我多快活呢，萬芳笑說，娘想生個好女兒，還不容易，娘不肯要，有什法子，還待往下說時，靈玉知他，嘴巧刁鑽，語有深意，假怒說道，你再亂說，我不愛你了，萬芳慌道，我說的是正經話，又沒說什別的，娘不要我做女兒，有什法子，娘如要我，不是容易，這也怪人，說罷，回手便將人皮面具揭下，伏在懷中，嬌笑不止，靈玉見他改口得巧，笑罵小鬼頭真淘氣，你當我不曉得你那鬼心眼呢，你八叔本是我平生惟一知己之交，你們偏有那些說頭，我帶大年紀，還害什羞不成，方才你把姜飛，引到樓上，必是強迫人家，教你拘連槍，和判官筆，你可知道此是武當門下，獨門心法，不能隨便傳與外人麼，人家迫於情面，又和你真好，大胆無知，私相傳

授，你萍水相逢，得了便宜喜歡，可知人家，將來什麼罪過麼，萬芳自和姜飛，一見投緣，方才又將槍法學會，正在得意高興，越想越覺此人真好，聞言不知靈玉故意嚇他，想起師門規矩，與此相同，不禁大驚失色，心慌急道，好娘娘，好姑姑，快些想法，救他一救，這人真好，女兒一時高興，他對我又極好，盡心指點，雖願不得一同演習，手法業已記下多半，不料人家好心，反害了他，如何過意得去，靈玉笑說，犯規太大，無法挽回，萬芳想了想，半信半疑，笑說，二姑姑嚇我，向他學槍，並無一人看見，二姑姑不去告發，他師父怎會得知，如說被人看破，我將他學會之後，不給外人看見，至多不使出來，我又沒有那樣兵器，分明騙我，靈玉故意冷笑道，要得人不知，除非己莫爲，就算無人看見，我也不會告發，姜飛既作了，犯規之事，見了師父，再不自己舉發，向師稟告，非但將來罪過更大，他這人便無可取，他師父也不會要他了，萬芳聞言，不由不信。越發着起急來，再三請問，有何法想，姑姑和他師父，俱都相識，方才來這位李姑姑，聽說又是他師父的好友，可能代爲求情麼，靈玉假意說道，姜飛這人，雖然年輕。聽說十分機警靈巧，怎會祇顧討你歡喜，不知利害，做出這樣違背師規的事，人家對你，這樣好法，看你想什方法報答，還有一件，他已犯了師規，你便從此不學，也是一樣要罰，反正人家已爲你受害，樂得將他學全，乘這三數日的光陰，將這武

當獨門兵器學會，等湯八叔來，再請他把圖樣畫好，託人每樣再打一付，萬一你們將來，同在江湖上走動，彼此都有全套，說起來豈非佳話，你看可好，萬芳終是少女天真，始終沒有聽出靈玉有心作成，想使二人親近，並代姜飛賣好，增厚雙方感情，聞言，憂喜交集，直到靈玉答應想法，往託李玉紅，算好姜飛向師稟告，自請處分之時，前往求情，方始稍爲放心，跟着便聽隔房主人呼喊，一同走出，到了席散，靈玉便將李玉紅，請往一旁，低聲密語，萬芳暗中留意，見二女俠，互相低聲說笑，後竟大笑起來，也不知是否爲了姜飛託情之事，心正盼望，一會，二女俠又似商量正事，相對爭執，語聲更低，不時望着姜飛，面有愁容，越發不安，方想掩往偷聽，靈玉忽喊過去，悄說，此事關係甚大，且喜李姑姑業已答應，一口担承，包你沒事，但你不可對姜飛說，免他聽了胆小害怕，你如告知，我們便不管了，萬芳聞言，大喜拜謝，李玉紅又將姜飛，喊到身旁，囑附了幾句，姜飛先向沈鴻，暗中商量，萬芳非要學那鈞連槍不可，迫於情面，祇得傳授，雖然主人，也是師父好友，到底私相傳授，師父曉得，不知是否見怪，勢又不便拒絕，好生爲難，沈鴻更是謹畏，正勸姜飛，去向李玉紅請示，及聽玉紅說是無妨，但要裝着此是私情，必須快學，被人知道，彼此不便，姜飛見有尊長作主，自是高興，也沒細想言中之意，側顧萬芳，又在暗打手式，令其同往別房演習，二

女俠也同笑說，你二姊許是向你討教，各自去罷，雙方本是越交越深，聞言笑諾，一同走去，由此衆人，便在萬家住下，沈鴻也和萬英，一見如故，因聽姜飛奉了李玉紅之命，傳授乃妹槍法，來向自己求教，心想，兄妹一樣，爲何不去同學，却要自己傳授，口中應諾，暗底觀查，方始醒悟，知道諸老，有代姜飛作媒之意，想起萬芳聰明美秀，本領又高，極代姜飛歡喜，上來四小兄妹，分成兩對，各在一處練習，第三日早起，兩住天晴，沈姜二人，想起這幾位老輩英俠，難得遇到，何不就便求教，忙同請求，二女俠也極愛這幾個後起少年，同聲笑諾，四人方始合在一起，同在樓前平台之上練習，由男女四老俠，從旁指點，四人仍是兩對，不會換人，有時爲練對敵，也有合在一起，混戰之時，打完一場，便各分開，姜飛萬芳，感情也越來越厚，難得離開，段無雙料知事成八九，了去平日心願，甚是心喜，每日備上許多精美酒菜，款待來客，連田通等三人，也長了不少見識，暗中驚奇不置，萬氏兄妹，因那兩件兵器，必須定製，到了第四日午後，大俠湯八，還不見來，知道沈姜二人，不是李玉紅，再三留住，又因獨手丐席泗，也要趕往郎公廟，殺賊除害，想就便一見，依了沈鴻，昨日天晴，業已上路，那兩件兵器，製作又巧，除了湯八那圖，無人能畫，心中盼望，惟恐二人事完走去，再三挽留，多住兩日，萬芳並向姜飛，背人談說，我二人情如姊弟，如其對我真好，好歹也等

八叔到來，畫了圖樣，註明尺寸，和製造之法再走，我便當你親兄弟一樣，否則，我手法雖然學會，沒有兵器，有什用處，拚着師父打罵，我兄妹分用的如意鎖心輪，也可傳授你們，這東西和鈎連槍一樣巧妙，沒有八叔畫圖，一樣打不成功，照你所說，此去拜師，練成武功之後，還要和我常來常往，同往江湖之上，濟困扶危，彼此多學一點本事多好，如是真心結爲姊弟，便不要走，這幾日內，姜飛對於萬芳，已是百依百隨，明知沈鴻，急於趕往老河口拜師，早點練成武功，好去尋找惡霸，報那殺父奪妹之仇，無奈心中愛極萬芳，不忍拒絕，祇得推說，獨手師父在此，婉勸沈鴻，事完再走，沈鴻知他，戀着萬芳，不捨離去，所說也極有理，本心巴不得成就這段良姻，前日說走，並未堅執成見，後聽師父獨手巧在此，想在便中，再見一面，行意業已打消，聞言，立時應諾，並說，我弟兄比真骨肉還親，好些事情，均仗二弟相助，便是事完，也不忙此一時，行止由你作主好了，姜飛不知沈鴻，是想成全此事，因覺萬芳嬌憨，愛鬧小性，如知可以作主，定必挽留不放，自己也急於往見恩師樂遊子，當時喜謝，却未明說出來，萬芳不知底細，見他答話含糊，以爲沈鴻，還是催走，姜飛對他太好，勉強留住，不能久停，人家都有正事，也不好意思過分強迫，再聽母親和兩位姑姑談論，湯八叔今夜不到，便是途中有事，或是傷還未愈，多半第五日起往郎公廟，不來此地，越發愁急，自

已連畫了幾張圖樣，那些機關構造，仍畫不出，正準備明朝起身以前，往求李玉紅，代留沈姜二人，再磨着母親，一同跟去，事完再和兄長，強拉二人同回，非將圖樣畫好，不放在一起，一面加緊練習，夜飯後，四小兄妹，又去樓下練武，因要互練暗器，見地已乾透，秋月清輝，光明如畫，嫌平台上明顯，打算去往左近樹林，背陰之處演習，沈鴻因知就是郎公廟回來，也沒有幾日耽擱，想使這一對未來的小夫妻，親近一點，臨時借故，先將萬英，引向一旁，四人和初見那日一樣，重又分成兩起，各不相擾。

三 松林中的黑影

姜飛萬芳，到底年輕，起落情網之中，一點也不覺得，最好二人一起，不要外人在旁，回頭沈鴻萬英，去練輕功，業已走往假山那面，重又談起不久分別之事，姜飛見萬芳愁急，於心不忍，笑說，二姊不要執心，我無論如何，也要想法，將圖畫好，真要湯八叔有什變故，暫時不能來此，也必將這兵器，留下一付，好在郎公廟過去，前途已無危險，這兩件兵器，我已學會，此去尋師，專練功夫，不會再與敵人爭鬥，留在身旁，並無用處，將來你打好兵器，還我便了，萬芳大喜，笑道，二弟你真對我好，我用什法子還報你呢，姜飛笑說，小弟是個孤兒，好容易結交到兩位哥哥，一位姊姊，

每一想起，心便喜歡，既是骨肉之交，分什彼此，那日你說，此是老賊燕雙飛，用百煉純鋼打造，湯八叔雖認得一個善鑄刀劍的異人，祇恐沒有原來的好，我知席師，最憐愛我，都好商量，又和二叔二嬸相識，二姊如嫌新的不好，打成之後，和你對換，將那新的與我，你看可好，萬芳聞言越喜，笑說，祇願我自己得用，却不管你，休說不好意思，我這樣自私自利，叫什麼入呢，二人所行之處，在樓旁柳陰之中，那些柳樹，大都一兩抱以上，經秋黃落，千條萬縷，因風搖曳，月華如水，滿地清陰，二人本定是往前面松林背陰之處，互比目力，分練暗器，因見雲淨天空，秋月皎潔，夜景清幽，園中山環水抱，林木蕭森，風景又好，祇願踏月同行，清談娓娓，一路流連，賞玩過去，越談越高興，也就不想比什暗器，姜飛本愛萬芳，美麗溫柔，天真聰明，一路之上，見他滿面春風，豐姿如畫，一雙淨如澄波，黑白分明的妙目，不時側顧自己，皓齒嫣然，笑語珠圓，比起平日，越發明麗親切，不禁愛到極點，接口笑說，休說兵器，身外之物，像二姊待我這樣好法，便爲你送命，赴湯蹈火，也所心甘，萬芳聰明絕頂，早就看出姜飛愛他，聞言，面上一紅，再看姜飛，老望着自己癡笑，越發不好意思，笑說驕子，你老看我作什，既和我好，偏忙着走，誰相信你是真心呢，姜飛見他，似嗔似喜，面有不快之容，慍道，二姊不要怪我，實在小弟，出身太苦，爹爹被人害死，聽母親死前口氣，

仇人也在湖南居住，大哥和我，患難兄弟，情如骨肉，他那殺父之仇，正在湘陰，已然約好，同去拜師，就便打聽我那仇人下落，並還奉有席師之命，如非爲了二姊，不捨得走，那匹花雲豹，又是湯八叔所有，既然知道，理應奉還，席師又在此地，想見一面，便我不走，大哥也早走了，我真不捨得離開二姊，這是沒法的事，此去學成本領，報仇之後，祇一下山，先尋二姊，從此那怕終身相隨，跟你一世，我都願意，我也不說賣好的話，祇管進退兩難，事情一完，仍是非走不可，二姊如不相信，拚着師長見怪，定將這兩件兵器留下，並還送與二姊，等新的打好，再歸我用便了，藹芳年長兩歲，智識漸開，人又靈慧機警，聽他說出終身不離的話，少女嬌羞，方想怪他，又想不起如何說法，正等聽完發作，及至聽到末幾句，好生感動，又看出姜飛乃是無心之談，不好再鬧小性，剛裝有氣，說得一個你字，忽又改口，笑道，按說我不應挑好的拿，何況背師行事，私相傳授，但我還有法想，祇求一姑，對李四姑姑說，將你那兵器，借我做樣子用，連將來不還，都有推托，今日我已看出你私傳我手法，你那兩位恩師，都決不會見怪，實不相瞞，前兩天我還怕你弟兄，爲我受責，今日才放了心，至於新打兵器，前聽湯八叔說，那位異人，鑄煉刀劍，明如霜雪，多麼精巧的刀刃暗器，均能打造，雖不一定比原有的更好，必能一樣，我祇隨便一說，你便當真，因此看出你這人真好，更加感

激，我們一見如故，想是緣法，以後將兵器換過，做個紀念也好，但你途中，萬一遇敵，沒有用的，我心不安，好在你真聰明，那樣難學的如意鎖心輪，你和沈大哥，竟在三日之內，將他學會，再練兩天，必能隨意應用，此輪非但多麼利害的寶刀寶劍，斫他不動，專能抵禦暗器，反傷敵人，雖是師門祕傳，一則彼此師長，交情甚厚，恩師又最愛我，去年回家時節，賜我兄妹雙輪時，曾說，你兄妹天性極厚，以後祇要不背本門七條師規，一切均可隨便，並未提說不能轉借外人的話，就是見怪，我也自會搪塞央告，不會真的打我，祇管放心，拿去好了，姜飛本來就託萬氏兄妹，轉求湯八，另打一付鎖心輪，聞言好生歡喜，知道此輪專防暗器，防衛身家，用處太多，此次來人太多，勞康昨日，向衆囑咐，三位女俠，都說無妨，別毛賊，不敢來此擾鬧，最利害的強仇大敵，祇有燕伍兩個老賊，和關王山四凶，日內便可除去，兩小兄妹，去年回家，曾得俠尼花即真傳，功力雖還尚差，差一點的敵人，已能應付，本想令其磨練，就有什事，青雲山那艘老弟兒，相隔甚近，一呼即來，也不妨事等語，勞康雖說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你母子好好安靜日子，何必多生枝節，但是人多口雜，田通等三人，都是江湖綠林，又知主人，本領來歷，回去就不走口，將來也難免於有事相求，有此特製兵器防身，要好得多，再三推謝不肯，萬芳再三勸說，假裝生氣，方始應諾，彼此先行交換，

將來打好新兵器，見面再作計較，正說得有興，上，時光易過，不覺夜深，姜飛想起沈鴻萬英，往假山後面樹林中，同練輕功，已有些時候，不知何故，沒有尋來，想起天晴之後，大哥常將萬英引開，不肯和我二人一起，直似有心躲避神氣，心念一動，側顧萬芳，微笑望着自己，欲言又止，神情親密已極，猛一回憶，這四天來的經過，和老少諸人閒談時所說口氣，不禁心中一動，當時周身發熱，面紅心跳，正要設詞，往尋沈鴻萬英，再談一會，便各安眠，忽聽側面，似有馬蹄輕輕踏地之聲，又聽萬芳笑說，那不是花雲豹，怎會自己來此，話未說完，姜飛也自看見那馬，由疏林中，輕輕掩來，深知那馬，靈慧無比，到後不久，便聽龍靈玉說他善知人意，自會覓地食宿，這裏他又極熟，無須再上轡頭羈勒，聽其自去，并還向馬警告，主人不久必走，此時重傷，不能騎馬，千萬不可尋去，他已明白，決不會走，後又談起此馬許多奇處，第一是耳目最靈，稍有警兆，必要掩來報信，那日如非大雨，剛到不久，馬房離此太遠，二賊到前，必已趕來等語，平日聽其自由行動，沒有管他，此時深夜，忽然悄沒聲掩來，多半發生事故，忙即低呼，二姊禁聲，也許有事，萬芳還未答話，馬已走到二人面前，剛一見面，便將姜飛衣襟咬住，往旁一拉，二人越料有了變故，忙隨那馬，悄悄掩向側面樹林之中，一同藏起，待了半盞茶時，沒有動靜，二人見馬昂首豎耳，目光注在前面，神情

緊張已極，心想，既然有賊，如何尙無動靜，那馬忽似有什警兆，轉身要走，二人不知何意以爲要換地方，方想跟去，馬忽回身攔阻，將頭連拱，二人停步，馬便回身，二次再跟，馬又橫身攔住去路，並咬着姜飛的衣服，拖回原處，二人方始明白，馬雖走開，却要自己守在當地，姜飛附着馬耳，悄悄問，你要我們，守在這裏，等候來賊，你還有事，要離開麼，那馬將頭連點，姜飛恐沈鴻萬英，還不知道有賊，方說，你快和大哥他們，送個信去，馬已回身，靜悄悄穿林繞去，脚步甚輕，一點聲息皆無，姜飛恐他沒有聽清，正要追上，再說一遍，萬芳忽然趕上，伸手拉住，朝林外一指，匆匆打一手法，令將兵刃，取在手內，當先往側面林中小土堆上，輕輕縱去，二人連日，同出同進，形影不離，雙方俱都忙着習武，兵刃暗器，從未離開，各人兵器，也早換過，這次入林，原意想練暗器，姜飛見狀，知有敵人，忙將身後新換來的如意鎖心輪，拔在手中，跟蹤趕上，到了坡頂一看，前面不遠，便是一條石子舖的花徑，也有丈許來寬，對面是片松林，路旁種着兩列花草，菊花甚多，業已開放，月光照處，花影扶疏，秋夜景物，甚是清麗，地上好似蒙着一片清霜，光影如畫，花徑頗長，由山脚那面繞來，姜飛探頭兩面一看，都是靜悄悄的，不見一點人影，正在東張西望，萬芳忽將他肩頭一按，附耳低聲說道，你不要這樣，留神被賊看破，那賊好似不止一人，我比你先到，業已掩入對

面松林之內，林中有一養魚池塘，還有一所大樓房，以前原是爹爹夏天納涼之地，近年並無人住，那賊想是初來，不知地理，池塘又與溪流相通，風景甚好，因那一帶，偏在山脚，蛇蟲太多，雨後泥濘，還未乾透，還沒和你去過，那賊初來，不知地理，也許當裏面住得有人，前往鬧鬼，進去時，曾往來路那面，將手連揮，必定還有同黨，好在那是空房，決想不到林中有這小土山，由外望內，更看不出，我們埋伏在此，正好等那同黨到來，看清下手，試試你這兩樣兵器，好在林中無人居住，鬧不出什麼花樣，你探頭太高，被賊看破，受驚逃走，豈不可惜，姜飛聞言，暗忖，我們祇是兩個小人，賊黨如見，必想生擒拷問，決不放過，那有驚逃之理，見萬芳說話天真，對方耳鬢廝磨，氣息相通，比前更加親密，由不得越看越愛，心想二姊真好，將來如能常時和他一起，永不離開，豈非福氣，想到這裏，心又一動，面紅心跳起來，萬芳見他，望着自己，憨笑不語，方問，你笑我胆大麼，猛瞥見一條黑影，由側面貼着花蔭暗處，從容走來，到了對面林外，側耳一聽，正待往裏掩進，忽聽有人，輕輕拍了一下巴掌，賊便立定，前賊隨縱將出來，立在二人的斜對面，樹蔭之下，相隔不到兩丈，二人均是極好目力，看得畢真，見那二賊一高一矮，矮的中等身材，背插一刀一拐，環腰一條闊板帶，短裝密扣，帶上插着兩排暗器，似鏢非鏢，比鏢細出一倍，祇露半截在外，寒光閃閃，映月生輝，

打磨極亮，一望而知純鋼打就的利器，左邊還掛着一個弩袋，一個身材比他略爲瘦長的，穿着長衣，兵器拿在手裏，是根前半灣曲，似鈎非鈎的鐵杖，看去分量頗重，未帶帽巾，披着一頭短髮，一張長方形的醜臉，又瘦又薄，小鼻小眼，背已微駝，看年紀似已不輕，但未留鬚，來時雖然形蹤鬼祟，步履甚輕，和常人走路一樣，比較前賊，安穩得多，見面之後，矮賊似說，林中那好房子，怎會無人，瘦賊忙把話接去，搖手不令開口，語聲甚低，聽不真切，大意好似這裏行縱可疑，他二人雖由此失蹤，主人細底不知，是否敵人，尙拿不定，行動務要謹細，不探明細底，不可妄動，土人的話，未必可靠等語，姜飛零零落落聽了幾句，方覺氣悶，又不知賊黨，來了多少，心想，此時分出一人，去向諸老前輩送信，多利害的賊黨，也不在心上，萬芳偏是不許，又恐沈鴻不知，遭了暗算，這兩處練武地方，離開諸老前輩所居樓房又遠，秋天夜涼，門窗已閉，出聲呼喊，未必能够聽見，心正不安，萬芳耳尖，業已聽出幾分來意，悄聲說道，來賊多半關王山兩個凶人，看那神氣，還在亂闖，不知我們，住在那裏，樹多房少，這一帶，更多空房，你由那旁悄悄繞往林外，我由這裏縱出，斷他逃路，必能成功無疑，不必驚動娘和二位哥哥他們，將賊打倒擒回，豈不有趣，姜飛目前，曾聽勞康談起，關王山四凶，以大凶四凶，最爲利害，二三兩凶，要差得多，看那日動手，兩小姊弟，將賊

打倒，一半仗着胆大機警，一半還是二賊，情虛胆怯，真要動手，就不致爲賊所傷，能否全勝，尙不一定，一聽二賊，竟是那兩個最利害的凶人，不禁大驚，覺着萬芳，胆大好勝，事情頗險，無奈近日，情愛已深，順從已慣，不能不聽，又不放心，剛悄說這兩個凶賊利害，二姊留意，對面瘦賊，忽似有了警覺，將矮賊一推，令將刀拐拔下，一面掩身暗處，朝外側耳留心窺聽，萬芳恐被識破，忙將頭一低，順手一拉姜飛，令其蹲下一面將手連揮，令照所說行事，姜飛見他發急，面上已有怒意，猛一轉念，二姊胆子太大，我何不搶向前面，出聲喝罵，一面誘敵，不等趕到樓前，諸老前輩，也必警覺，怕他作什，心裏一動，立向林內，繞往側面，轉角之上，剛縱將出去，忽聽兵刃暗器交觸，萬芳與賊喝罵之聲，忙卽繞過一看，原來萬芳真個胆大，姜飛還未出林，便想獨鬥二賊，試試新學會的鈎連槍法，上來便打好擒賊擒王的主意，仗着路熟，先取出兩枝弩箭，想先照准瘦賊，連珠打去，滿擬打傷一個，再縱出去，斷賊逃路，却不想關王山這兩個凶賊，久經大敵，耳目靈警，武功高強，何等利害，方才因見當地，園林花木甚多，深夜無人，月華如水，到處靜悄悄的，見面時互相商計，稍爲疏忽，不會在意，後來兩小姊弟，這一說話，語聲雖低，却被爲首老賊，大凶天狼星井壁，首先警覺，雖未聽清，已疑左近有人，也許還未發覺自己，便令同黨，四凶黑心太保三手夜叉費年，

小心戒備，一面仔細靜聽，已無聲息，越料不是偶然，蹤跡多半已被主人看破，正在東張西望，本料人在對面，萬芳身子，往上一躍，目光恰巧相對，老賊正在注視，猛瞥見斜對面樹林中，冒起一個人頭，因見是個少女，月光又亮，那樣機警的老賊，竟走了眼，因覺對方年輕，祇得一人，看去又不像是行家，彷彿本在林內，偶然探頭張望神氣，正想身立黑暗之中，對方未必看出，想什麼方法，冷不防將其擒住，逼問主人虛實來歷，念頭動得極快，還未轉完，沒料到萬芳，人小胆大，心靈手快，本就存心，想將老賊打傷，再去對付同黨矮賊，見被看破，動手更快，故意把頭一低，冷不防二次縱起，揚手就是兩箭，老賊瞥見少女人頭，略現即隱，也未出聲驚呼，分明還沒有看見自己，把手一揮，正待鷹拿燕雀，縱入林中，將人擒住威逼詢問，身材離地，還未縱起，猛又瞥見少女二次探頭，揚手便是兩點寒星，相繼飛來，來勢又猛又急，才知敵人，年紀雖輕，並非庸手，蹤跡已被看破，不禁又驚又怒，終算久經大敵，又是關王山西凶中，第一能手，百忙中，瞥見寒光飛到，右手鐵杖一揮，身子一偏，左手一撮，當頭一箭，先被打落，第二箭也被接去，就這樣，差一點仍幾乎受傷，因那弩箭，來勢太急，又是雙箭同發，相隔既近，手法極准，老賊腳已離地，其勢不能再用兵器，兩面去擋，竟被闖了一個手忙腳亂，第一枝箭，雖被打落，第二枝也被接住，但是接時，稍為一慌，箭尾

又有兩片鋼葉，竟將左手割破，流血生疼，急怒交加中，覺着敵人，非但手法又准又快，勁頭更足，一個少女已有如此本領，應敵不會出聲，多半旁邊，還有大人，勁敵決不止此，不敢冒失，爲防地理不熟，敵人藏身暗處，再有暗器飛來，隨同接箭之勢，將手中杖一揮，凌空一個木葉飄風，就勢翻身落地，往斜刺裏縱去，一面低喝，林中有敵，四弟快些動手，四凶費年，也早看出林中有有人，不料出手這快，微一隱現，便有暗器打到，因見對方，是個美貌少女，越發心動，忙往前搶，吃老賊用杖一擋，箭雖打開，却往費賊頭上，急射過去，相隔甚近，雖未打中要害，恰由耳旁穿過，將左耳割破了小半邊，左頰也被箭尾，劃破了一條口子，甚是疼痛，忍不住怒吼一聲，正待往林中縱去，老賊聽他怒吼，心想，反正蹤跡已洩，無須隱避，方喝，賤婢何人，暗放冷箭，還有什人，快些滾出答話，祇不是我弟兄的仇敵，還可活命，否則，鷄犬不留，話未說完，費賊正待林中趕去，忽聽來路方面，一聲嬌叱，側臉一看，正是方才所見，着青羅衫的少女，雙手倒背，好似拿有兵器，由林內縱出，落在地上，笑罵道，你們是關王山那兩個狗強盜，想到這裏湊數，去往陰間，尋那兩個已死賊黨的麼，二賊一聽口氣，便知二三兩凶，已爲敵人所殺，四凶費年，最是凶橫冒失，怒吼一聲，便要搶上，忽聽身後低喝，四弟且慢，待我問這賊婢幾句，聲隨人到，老賊大凶并壁，已由後面趕來，

縱向萬芳面前，原來老賊機警凶狡，見那少女，由相隔兩丈來寬的樹林中，飛身縱出，身法輕靈，已是少見，落地時，雙手後背，看不出用什兵器，立在當地笑罵，孤身應敵，神態那麼安詳，又極美貌年輕，看去至多十六七歲，偏會有這樣武功，怒火頭上，正要趕過，猛想起這頓身法，以前好似那裏見過，二三兩囚，本領雖還不如自己，並非尋常，又有極利害的暗器，這多年來，極少遇見敵手，如何在此送命，此女如非劍俠中人，也必得有高明傳授，還有師長在此，才會這樣大胆，明明知道自己來歷，竟敢孤身對敵，口發狂言，莫要陽溝裏翻船，又與那年遇見賊尼花明一樣，以爲對方，無名之輩，不料弟兄四人，被兩個賊尼姑困住，九死一生，還要低頭服輸，丟盡大人，至今不敢走入湖南省境一步，鬧得江湖上，幾乎不能見人，每一想起，空自咬牙痛恨，無可如何，看來還是冒失不得，好歹問明來歷，先打聽出二三兩弟，怎麼死的，是否此女所殺，好作打算，念頭一轉，忙將費賊喝住，縱上前去，陰惻惻問道，你是何人門下，你叫什名字，我們與你，素昧平生，深夜登門，不能怪你動手爲敵，但有一事，望你明言，不可自誤，免傷和氣，萬芳見老賊，帶着一臉陰柔的詭笑，那雙三角怪眼，閃爍放光，隱藏奸詐，料是前日勞康說，大囚井壁，這一對面，越發厭惡，聞言，知其情虛，也微笑答道，你不是關王山四囚中的老賊麼，你想問我來歷，恐怕被你這老賊的狗胆，

我就沒法拿你試手了，你想打聽那日冒着大雨，無故來此作賊擾鬧的兩個賊黨麼，這個容易，說完殺你也是一樣，我們先并不知他們名字，後來那黃臉賊，跪在地上，哀聲求哭，才知他是關王山四凶中的二凶章興，還有一個三凶史二郎，我這裏向來無人敢動一草一木，本就不能寬容，再聽說是關王山的凶賊，又是那麼膿包無恥，沒有骨頭，哀求無效，又想暗中放火行刺，當時被人打死，史賊總算比他稍強，雖未十分現世，被擒之後，妄想逃走，被我打成殘廢，當場一頭碰死，比那黃臉賊硬氣，沒有十分現眼，你問他怎的，莫非四凶去了兩凶，想起傷心，活得不耐煩，想到陰間去湊數麼，話未說完，費賊在旁，早已怒火燒心，不是老賊法嚴，已先動手，氣得破口亂罵，待要動手，便是老賊，祇管爲人陰沈，頗有涵養，一聽敵人這等口氣，越聽越不像話，也由不得怒火上攻，實在忍耐不住，但想小小女子，發此狂言，史二郎比章興，本領還高，暗器更極利害，竟被此女打傷自殺，敵人利害，可想而知，方怒喝得一聲，賤婢叫什名字，這裏爲首之人是誰，再不說出，老太爺要動手了，萬芳瞥見姜飛，由二賊身後趕來，惟恐二賊，見了兵器，心疑師父在此，一個打他不倒，又被逃走，還不能試驗手中兵器，接口笑道，無恥老賊，方才沒對你說，說出師父名姓，怕嚇跑你麼，少停自會知道利害，你要動手，誰還怕你不成，且先叫你嚐嚐我新學會兩件兵器的味道，老賊也真能够

忍氣，一聽對方說，少時自知利害，心中一驚還想忍氣探詢下去，問出來歷，再下毒手，忽聽身後，有人急馳，脚步甚輕，料來強敵，忙往旁邊一閃，暗中戒備，忙中側顧，見是一個幼童，正在又好氣，又好笑，覺着拜弟兄四人，平日縱橫江湖，對敵之際，祇一照面，便下殺手，向例斬盡殺絕，不容人開口多說，四凶之名，也由此得來，不知怎的，今夜剛一到此，便覺兆頭不妙，處處小心，共祇遇見兩個未成年的幼童，便有戒心，任人笑罵，不敢冒失動手，說將出去，都是笑語，猛瞥見敵人手上，拿着一件兵器，甚是眼熟，定睛一看，不禁大驚，一看費年，忙回身追去，忙喝，四弟留意，先問他兵器來歷，聲才出口，萬芳話也說完，兩件兵器，隨手而出，錚錚兩响，那明光耀眼的三截鈎連槍，當時抖開，朝老賊當胸點到，雙方相隔，不過丈許，萬芳身法輕靈，話完人起，來勢又猛又急，三截鈎連槍，又故意不曾打開，疊在一起，連柄祇有尺許長短，判官筆更是又細又短，老賊祇當敵人手上，藏有暗器，故意手背身後，先前受傷，手尚流血，知那弩箭利害，雖在暗中戒備，却不料會是兩件奇怪兵器，來勢這急，又見姜飛手上拿的是一件如意鎖心輪，當此驚疑胆怯失神之際，不是武功精純，差一點又受了重傷，百忙中猛覺語聲人影相連，一股急風，帶着一道寒光，當胸撲到，知道不妙，對方果是勁敵，忙將手中七絕毒蛇鈎，反手一撥，人便橫縱出去，避開來勢，落地一看

，暗中叫了一聲慚愧，原來萬芳，深知老賊，武功極高，惟恐丟臉，來勢雖急，這一槍却是虛實兼用，準備老賊一擋，立時就勢縮回，用左手判官筆，點開鐵杖，二次長蛇出洞，分心就刺，不料老賊久經大敵，身法輕快，看似用力招架，實是以虛禦虛，因實化實，同樣虛實兼用，輕輕一撥，看去極快，並未用力，因事前沒有防備，又有好些戒心，略一招架，便縱身往旁邊縱開，所使兵器，尤爲巧妙，萬芳那快手法，和武當獨門秘傳，竟未用上，總算師傅武功，有好幾年的根底，長於應變，一招發空，立將槍尖收回，第二槍沒有發出，瞥見老賊縱起，立時轉身，就勢枯樹盤根，又用槍鞭橫掃過去，人也跟縱到，老賊認出那是老淫賊燕雙飛特有兵器，前日方聽人說，老賊爲敵所殺，兵器被人得去，想不到會落在一個少女手中，沒有多日，槍法這等精熟，這兩個小狗男女，非有極大來歷不可，一面迎敵，心已寒了幾分，口方喝罵，賊婢師長何人，怎不敢說，忽聽丁丁連聲，忙中偷窺，幼童手中如意鎖心輪，業已舞動，費年連發暗器，均被反擊回來，幾乎受傷，業已住手，不敢再發，總算輪祇一個，如是雙輪合用，便那幼童，也非敵手，隨同應敵轉身之際，目光到處，再看幼童手法，竟與多少年來，想起切齒塞心的仇敵俠尼花明，同一路數，這一驚真非小可，自知俠尼如其在此，今夜來人，誰也休想活命，忽聽敵人笑道：你這老鬼狗賊，瞎了眼睛，定要問我師父麼，我兄弟用的如意

鎖心輪，莫非瞎了眼睛，你會不認得，這裏雖非湖南境內，既敢到此擾鬧，一樣送死，快些拿命來吧，老賊聞言，想起前事，心胆皆寒，那還再顧什朋友義氣，暗忖，想不到小狗男女，竟是賊尼花明門下，休說今夜凶多吉少，未必能勝，便是微倖得勝，傷了小的，老的定必引了出來，也難討得公道，反而結仇更深，更難活命，念頭一轉，一面且戰且退，嘴裏說着狂話，大意結拜弟兄四人，同生共死，多利害的敵人，也非所計，彷彿非拚命不可，神氣手法也越來越緊，萬芳見老賊，越殺越勇，勢急如風，憑自己的本領，已難取勝，稍一疏忽，反爲所傷，心中一驚，又見姜飛，也祇打個平手，越發愁急，暗中埋怨，兄長真個無用，不知和沈大哥，走往何處，雙方這等喝罵，莫非會不聽見，打了一陣，忽覺老賊，祇管手法猛急，利害非常，但是越殺越往遠處走離開原處花林已十來丈，心方奇怪，以爲老賊，還有殺着，想將自己，引往空地之上動手，正想喝問，老賊已先開口，故意喝罵道，賤婢不必猖狂，這裏地勢太仄，可去前而空曠之處納命，話未說完，人已虛晃一招，就勢縱起，跟着蜻蜓點水，接連幾縱，往前逃去，萬芳見老賊，並無敗意，口氣又凶，毫未防到會不戰而逃，又聽身後喝罵之聲，關心姜飛，恐其受傷，由不得回身看了一眼，略一耽擱，老賊人已遠出八九丈，身法之快，從來少見，這才疑心老賊要逃，待要追去，忽聽老賊，大聲喝道，你既是花大師的徒弟，我是

他十五年前，敗軍之將，爲守前約，連湖南境內，都未踏進一步，如何與你動手，我弟兄失陪了，口中說話，人却不曾停止，縱得更急更遠，說完，一聲呼哨，便往側面山崖上竄去，那樣高峻的危崖，老賊一縱兩三丈，到了上面，手脚並用，一晃便是老高，等萬芳警覺追來，連暗器都無法打中，正急得跳脚咒罵，忽聽一聲馬嘶，來去兩面，均有人聲吶喊，聽出有自己在內，心中一喜，想起還有一賊在後，待與姜飛，合力夾攻，剛一轉身，忽聽脚步之聲甚急，忙即縱身側顧，四凶費年，已和一陣風似，由身旁馳過，身法之快，不在老賊以下，姜飛追在後面，還未趕到，自己因朝崖上喝罵，微一疏忽，路又較寬，竟被對面錯過。等到看出，人已逃走，心裏一急，忙拔出兩枝袖箭，連珠打去，微聞噠的一聲，似已打中，不曾落地，費賊逃得更快，知傷不重，正要追去，那馬嘶之聲，已由遠而近，費賊以因前後皆敵，不敢再往前去，忽然縱身一躍，剛到崖上，因縱太猛，落處崖勢險陡肩又受傷，呆得一呆，待和老賊一樣，爬山逃走，那匹花雲豹，已一路急嘶，飛馳而來，上坐一人，正是大俠湯八，手揮一條長繩套索，凌風舞動，呼呼亂响。馬離崖前，還有丈許，手中長索，業似長蛇一般，往上飛去，祇一下，便將費賊套住，往下一拉，便順崖坡，滾落下來，仰望老賊，還未到頂，湯八剛由馬上立起，待往崖上縱去，忽聽一聲嬌叱，斜月光中，一條白影，由斜刺裏飛將過

來，一把將湯八抱住，二人大驚，還當來了敵人，定眼一看，正是湯八二十多年愛友龍靈玉，湯八也哈哈大笑道：我傷病已早全愈，二姊何必這樣情急，可知這四個凶賊，害人太多麼，我想除這幾個大害，不是一天，好容易遇上，不能再放他逃走了，靈玉嗔道，八弟就是這樣恃強，不肯聽話，我先在樓上遙望，今夜來了五賊，放走一個，叫他知道我們這裏利害也好，說時，二人業已縱下馬來，湯八雙手拉着靈玉雙手，哈哈笑道，我因誤中老狗男女奸計，往辦一事，被他約了許多狗賊，埋伏樹林之內，四面包圍，事前阿雲已有警覺，朝我急嘶，也是我一時恃強大意，照樣催馬前進，剛發現林中人影刀光，祇當賊黨，不過三五人，沒有放在心上，先將阿雲遣開，以防爲賊所傷，開頭我連傷數賊，後來我被賊黨，四面包圍，全仗此馬，突然衝來，救了性命，大丈夫生而何歡，死而何懼，我在病中，聽說你得到消息，便由鹿井峯天牢洞中，孤身趕出，當日連飯都未吃，到處尋訪我的下落，日夜悲苦，憤不欲生，準備稍有差池，便尋狗強盜拚命，休說我絕處逢生，安然無恙，就算那日傷重身死，蒙你如此關切，我也值得，何況今日還能相見呢；靈玉知他，這次受賊暗算，實是爲了自己，心方一酸，女俠李玉紅同了田通，姚小泉，早由後面趕來，立在一旁，湯八原認得田姚二人，因和靈玉說話，未及招呼，祇點了點頭，因李玉紅故意將面紗拉下，急切間，沒有認出，笑問靈玉，這位

姊姊貴姓，想是二姊好友，怎不和我引見，靈玉還未及答，玉紅微笑說道，你們久別重逢，我不願打攪，故未招呼，湯八兄不要見怪，隨將面紗揭開，湯八一見大喜道，原來是關中兄妹雙俠李四姊麼，大哥今在何處，可曾同來，小弟何德何能，前日聽說好些老少英俠，爲了小弟之事，紛紛趕來，並還有兩位神交未見的好友，也在其內，仗義相助，日前並在商家堡，施展身手，給老狗男女，一個下馬威，弟兄二位，一劈空掌，將敵人凌空打落，老狗男女那樣好的武功，竟當場丟人，吃了大虧，真令人感激不盡，三日前，又聽人說，目前天下荒荒，連個稍爲可以住人的小店都沒有，白沙溝鄭公廟一帶，更是狗賊出沒之地，急切間，尋不到住處，有好幾位男女老少英俠，都來萬二嫂這裏聚會，內有兩小兄弟，乃席泗先生門下，小小年紀，入門不久，已得武當真傳，而萬家兩位姪男女，我自小就愛，自從九年前，被人引往拜師，多年未有音信，今日才知他的師父，竟是俠尼花明，他們去年回家，我久已不到二嫂這裏看望，也不知他們業已回家，另外一個小兄弟，看去面生，年紀這輕，可就是席泗先生新收記名高徒姜飛麼，說時，姜飛早已侍立在旁，因衆人正在說話，不敢插口，暗中留意，見那大名望的湯八，並無出奇之處，周身裝束，和商家堡所聞，差不許多，祇頭上草帽是新的，身上所穿土布衣褲，連脚上快靴，也均新製，沒有傳說中那樣風塵骯髒，未穿草鞋，如不開口，現

出他那豪快絕倫的氣概，和銅鍾般的聲音，簡直貌不驚人，極像一個普通鄉下人，一點也不起眼，聞言，忙卽通名禮拜，沈鴻，萬英，也同起到，隨了田姚二人，一同禮見，萬芳在旁，見逃賊四凶費年，自被湯八，用套索擒住，滾落下來，橫倒地上，便不再動，好似跌暈過去，湯八因和龍靈玉，久別相逢，相見驚喜，各伸雙手，緊緊拉住，連套索也隨手甩掉，毫未顧及，賊雖被擒，尙未綁起，先想動手細綁，又恐污手，後見那賊，倒地不動，滾時手脚亂動，貼崖而下，並未受傷，心疑裝死，還有鬼計，喊了一聲八叔，便在旁邊，暗中偷覷，看出費賊雙目，好似不曾閉攏，越發生疑，再見衆人，祇願招呼，通沒一人理會，忍不住拉了湯八一下，低聲笑道，八叔，那賊在裝死呢，身上並沒有傷，我先打了他一箭，也祇打中肩膀，好似血都未出一點，你怎不留神，賊有急智，怕要鬧鬼，湯八本來右手撐腰，左手和衆人招呼說笑，神態甚是從容，萬芳話還未完，湯八忽然哈哈一笑，手往側面一甩，祇聽費賊，怒吼罷了，同時，一道三四寸長的寒光，已由湯八手上，電也似急甩將出去，人却神色自若，動也未動，耳聽李四姑笑說，湯八兄手法真准，四小兄妹，看出那賊，業已受傷，趕過一看，原來費賊先前橫臥在地，一手壓在腰下，大約由崖上滾落時，早打好主意，因是凶險狡猾，出手絕大，早就料定這幾個小人，耳目最靈，對他注意，自知爲惡太多，在這幾個敵人手下，逃生

無望，先打算用暗器，打那花靈豹，又想亂發暗器，連人帶馬，傷得一個是一個，表面裝死，暗中用力，乘着萬芳，問答之際，剛把暗器取出，身子往側一翻，待要冷不防，連縱帶打，不料他快，敵人更快，湯八連身也未轉，揚手一口飛刀，橫甩過來，恰巧釘在右手腕上，費賊人已縱起一半手中六七枝暗器，已快脫手發出，被這一刀，全數震落在地，才知利害，再想逃走，祇多吃苦，索性收回左手，連頭頸間的套索，也不再取下，怒吼一聲，就勢跌倒，怒喝姓湯的，請快給我一個痛快的，我暗器已完，兵器全失，自知力竭勢窮，無法反抗，我也不想再逃，由你處置，請快一點，底下話還未說完，湯八笑說，一個好字，揚手又一飛刀，便將費賊打死，靈玉嘆道，八弟就是這樣心急，也不問問賊黨虛實，可知他們將你擒到，要受多少罪孽麼，湯八笑道，賊黨虛實，已知八九，此賊在四凶中，最是凶頑，何苦叫他再罵我們，我又最喜有點骨頭的硬漢，雖然此賊萬惡，結果也祇一死，我因恨極他們殘殺善良，人被擒去，並非他的對頭，下手照樣殘酷，爲此激於義憤，與之爲敵，如何再學他樣，二嫂還未見面，我們走吧，靈玉笑說，因你大難之後，還是那樣皮氣，一開口就沒有完，叫你無法答話，你看四姊妹們，都笑你呢，湯八笑說，四姊決不會笑我，田兄更知我的性情，到底李大哥來了沒有，靈玉笑道，你這樣亂問一氣，叫人如何接口回答，李大哥未來，鐵蜈蚣勞大哥，却在這

裏，湯八聞言，大喜道，想不到連這位老大哥，也爲我出山，辛苦一趟，他已隱退多年，決不再出手的人了，尋常的人，見他一面都難呢，隨又轉問萬英，這具賊尸，可要我來送走，萬英答道，另外還生擒一賊，家母和大世伯，正在問話，請八叔快去，這裏地勢荒僻，四無人煙，青雲山中，都是先父舊交，無須顧慮，天亮之後，小姪自會請人，將其掩埋，八叔請到裏面去吧，說時，萬芳業已喊了姜飛，搶前報信，勞康和女主人段無雙，早就聽出馬嘶有異，聲音又由房後勞康等前日來路一面繞來，料知湯八，也許趕到，那馬趕往迎接，因正幫助洪景，與來賊動手，無暇往看，那賊本領頗高，見勢不佳，賣一破綻，想要逃走，身才縱起，一股急風，帶着一條人影，迎面飛到，連面目也未看真，便被打倒，勞康也將另一賊黨，一掌劈死，認出來人，正是六俠杜德，見面一談，說湯八已到，因其同來還有一友，那人身有急事，送到便要回去，正在後園林中話別，杜德與獨手丐，也有約會，必須趕去，本來要走，偶往高處，盼望莊中夜景，發現兩賊，恐湯八內傷初愈，人又恃強，知道必要往門，想叫他多養息一天是一天，便沒有對他說，先沒想到賊黨來了好幾個，正往前掩去，忽然發現馬在林中，悄悄掩來，無意中祇說了句，你主人來了，現在後院，馬便立時趕去，同時便見三賊往正樓這一面，東張西望，偷偷掩來，不知勞康在此，業有警覺，方才隔遠，沒有看真，樹林又多，穿

的又都是夜行衣靠，剛看出來賊武功頗好，還未追上，便見三賊，分成兩路，似還不知主人臥室所在，同時瞥見勞康等，男女諸俠，一齊現身動手，知道二賊，難討公道，也未見面，改朝另一賊追去，不料萬英沈鴻，由假山後面樹林中縱出，將賊截住，動起手來，看出二人，決不會敗，忽想起先見兩賊中，有一穿長衣的，如何未見，才知來賊尙不止此，因樹林太多，目光常被遮住，悄悄縱往假山之上，登高一望，果然還有二賊，被姜飛萬芳，分頭敵住，剛認出是關王山四凶，對敵的兩小姊弟，竟換了兵器，共祇幾天功夫，姜飛竟將俠尼花明的如意鎖心輪學會，左手還持有一口寶劍，武功越高，但知來賊，乃四凶中，最利害的兩個，方恐失閃，忽見四凶費年，連發三種暗器，均被姜飛用鎖心輪，反擊回去，前面老賊，不知何故，縱身先逃，費賊也跟着逃去，龍李二女俠，同了兩人，正由側面追去，湯八騎了花雲豹，又由後圍繞來，以爲主人，早有準備，急於起身，想和主人見上一面就走，剛由側面小橋轉過，便見賊黨，縱身欲逃，就勢迎面一掌，將其打倒，勞段二人，聞言大喜，匆匆談了幾句，杜德便說，還有要事，往追一友，并與席酒兒有約會，必須趕走，匆匆作別而去，勞段二人，因三賊死了兩個，被擒這賊，業已點倒，想起那日，雨中殺賊，並無人知，當地荒僻，三面均無道路，來賊如由青雲山穿過，決辦不到，怎會大舉來犯，又因當地人少，還有幾處糧倉草

堆，方才龍靈玉，因四小弟兄，深夜不歸，偶往樓外眺望，見有五賊，分兩三面掩來，忙卽分頭迎上，照杜德所說，雖是兩死一傷，關王山二賊，雖然逃走，必與湯八龍李二女俠相遇，決難逃走，但恐還有餘黨，萬一不敢明敵，偷空放火，豈不討厭，反正另兩來客已走，湯八終要來會，便等在廳上，正向那賊盤問，萬芳姜飛也趕了來，說湯八叔已到，費賊被八叔打死，現在後面，可惜大凶井壁，不知何故，不戰而退，被他翻山逃走，八叔祇慢了兩句話的功夫，否則，也可趕上，無雙見二人兵器，果然換過，尙未收好，一問動手經過，笑說，芳兒真個胆大，你那知道這兩個凶賊的利害，老賊更狠，如非看出你們兵器的來歷，作賊心虛，以爲你師父，也在此地，休說佔他上風，不吃他虧，便是便宜，你當人家，成名多年，就是做賊，也非容易，你們才多大年紀，本領那樣好打發的麼，萬芳嬌笑道，娘總說我人小無用，其實，那兩個狗強盜，不過如此，沒有什麼了不得，祇脚底真快，我竟追他不上，看去老賊年紀，總在六十邊上，居然一縱兩三丈高遠，並還特意往那危崖上面縱去，手脚並用，月亮底下，看去像個大壁虎，對敵時還穿着長衣，他那兵器前頭，灣灣曲曲，像一拐杖，又有鉤子，又有疙疸，好些零碎，動起手來，每樣全有用處，費賊比他看去，就差得多，被湯八叔，老遠趕來，飛起一套索，便將頭頸套住，滾落下來，強都未強，勞康笑道，賢姪女那裏知道，此是老

賊，先想報你師父的仇，用盡苦心，特製的七巧神仙杖，又各七纏毒蛇鉤，一件兵器，共有七種用法，你們兩人，全是沾了兵器的光，如用尋常刀劍，早吃他的虧了，就這樣，單是三截鉤連槍，沒有判官筆，也未必能够應付，聽老賊逃時口氣，分明疑心，令師在此，胆已先寒，本心不敢傷你，否則，是否打個平手，還難說呢，萬芳想起連日和姜飛用功，勞大伯常在一旁誇獎說，是卽此本領，江湖上已少敵手，并和母親爭論，對於老賊，也是這等說法，回憶方才，動手情景，方始信服，再看被擒那賊，年約三十來歲，人甚強悍氣壯，而有刀疤，二目灼灼有光，被勞康點倒，並未上綁，放在旁邊坐位之上，看去照樣可以言動，與尋常點穴不同，此時話已說完，洪景正由樓上端了碗茶下來，送與賊吃，勞康對他，也頗客氣，方想，此賊必有來歷，湯八等已由花徑中，一路說笑走來，剛上平台，那賊便將頭一低，閉上雙目，面有愧容，勞段洪三人，忙迎出，喜笑招呼，湯八正和勞康，執手殷勤，與諸人互談別況，彼此都是興高彩烈，忽然回顧廳中，坐着一人，燈光甚明，一見便認出是熟人，心中一驚，方要開口，勞康忙使眼色止住，低聲笑道，我已問出此人來歷，因以前不曾見過，今夜匆匆應敵，心想，這些萬惡狗賊，殺之不多，反正不容逃回，而具恰又掛在牆上，未及往取，致現本來面目，他祇說了姓名，還未說出師長來歷，你來正好，近年外面的事，我不深知，此人真

要是和四凶燕伍二賊一樣爲人，爲世除害，就多樹敵，也說不得了。

四 良友重逢

湯八低語道，此事奇怪，他們幾弟兄，休說與這一類淫賊爲伍，除偶然偷富濟貧而外，尋常輕易手都不出，怎會和老淫賊他們，成了一黨，其中必有原因，且喜不會誤殺，聽說另外還殺了兩賊，不知可有他們弟兄在內，勞康笑答，我已問過，他和羣賊，相識，才祇數日，有的話還未顧得問呢，湯八立時使一眼色，故意高聲笑道，你想這兩個老淫賊，有多可恨，自己無用，不是以多爲勝，陰謀暗算，便是亂造謠言，到處爲我們樹敵，播弄是非，小弟雖是單人獨騎，往來江湖，對於真正有品行骨氣的朋友，祇有恭敬，從未說過一句錯話，上次老狗男女，對我暗算，賊黨甚多，不足爲奇，妙在廖家夫妻，素無仇怨，以前還有一面之緣，也會和我動手，後來被我問住，方始抽空退去，剛走，老狗男女，便在後面大罵，其實人家知道上當，不肯再倚衆行凶，好幾十個惡賊，對付我一個，又不便當場反覆，與賊破臉，祇好退去，女賊却說人家，虎頭蛇尾，怕我湯八，豈非笑話，目前我又聽人說廖兄妹子小金鸞廖小鸞，以前我雖曾見過他一面，因值人多匆忙，話都未說一句，也要尋我作對，豈非怪事，廳上還有一位朋友，大

哥怎不代我引見，說罷，不等回答，當先往裏便走，剛一進門，便驚笑道，原來勾十一弟在此，怎不理我，莫非也聽了老賊離間不成，話未說完，勞康已由湯八身旁搶過，接口笑道，想不到這位勾老弟，竟是八弟好友，老朽隱跡多年，江湖上好些英俠之士，多不相識，請看八弟面上，原諒我吧，隨說，手已伸向那賊腰間，捏了一下，再用手一揉，四小兄妹方覺此次解法，與那日對付二賊不同，被點倒的人，又是坐在那裏，頭和手脚，均能隨意轉動，好生奇怪，那賊本是滿臉通紅，湯勞二人，這麼一說，好似更加慚愧，又無可奈何之狀，勞康解那點穴法時，連身子也未動，略一沈吟，忽然起立強笑道，方才將我打倒的人，我已聽說，因這位老朋友，點穴手法甚高，承他看得起我，雖將我擒住，除却不能用力而外，別的均和好人一樣，又蒙以禮相待，好言問答，我便知他不是庸流，因今日之舉，太已丟人，死得更是不明不白，就放我回去，以後也沒臉見人，想起心煩，未及請教，八兄便來，沒想到竟是昔年江湖上的老英雄，鐵蜈蚣勞老先生，使我還消去一點氣悶，如今雖蒙八兄，念在友情，將我放起，我也知道上了狗賊的當，冒失來此，有話祇管請問，知無不言，我也明知八兄在此，定必將我放走，此後除却我有能力，能與秦嶺諸俠相抗，報得杜兄一掌之仇，也實無顏再在人前走動了，湯八知他，性情剛烈，方要開口勸說，龍靈玉忽然搶上前去，自將面具揭下，笑說，勾十一

弟，你認得我這老姊姊麼，那賊立時大驚，拜倒在地，衆人連忙將他扶起，勾十一慨然說道，我祇知你與八兄，二十多年知己深交，常在一起，因你南人，會說北方話，以前雖見過多次，均帶有面具，和八兄一樣，說的是北方話，從未見過本來面目，祇當八兄志同道合，共患難的好友，沒想到會是以前救命恩人，那位自稱姓林名玉姑的俠女，竟是二姊，真個粗心到了極點，先後見過多次的人，一點也未看出，二姊第一次當人揭去面具，必有吩咐，小弟以前說過，如有使命，赴湯蹈火，在所不辭，靈玉笑道，我並不會救你，不過看在鸞妹分上，給我一個小面子，已感盛情，何必太謙，勾十一忙答，我和小鸞妹子，義共死生，他不是二姊，早已受害，還未必能够保全清白，比救小弟的命，還要感激，有何吩咐，無不遵命，靈玉便向衆人未見過的，分別引見，一同跨坐，再向勾十一笑道，十一弟，以前我有難言之隱，雖然冒險救了鸞妹，始終未說出那頭帶面紗的三個狗男女是誰，你們訪問多年，也未問出，可知此賊，便是我那該萬死的禽獸師兄仇雲燕麼，他和老淫賊燕雙飛，以前最是莫逆，但他一向坐地分贓，從不親手出來搶劫，因此江湖三燕，祇他一人，難得聽人提起，晚年更連門也不出，祇爲去往洛陽，與燕賊慶壽，歸途無意之中，遇到鸞妹，動了壞心，但知廖家夫妻兄妹三人，無一好惹，你又是鸞妹未婚夫婿，雖因一句戲言，訂婚多年，不會過門，雙方情愛深厚，你師

兄弟十一人，更是人多勢盛，朋友又寬，彼時十一弟，年紀雖輕，在外面走動不久，幾位師兄，都是早已成名的人物，不敢輕舉妄動，這才令他寵妾楊柳花，先與鸞妹，借故相識，將人騙往四明山中，到時，假裝被賊所困，鸞妹仗義相助，才中誘敵之計，被其擒住，就這樣，老狗男女，仍恐洩露踪跡，面上均帶黑紗，以防看破，準備事成之後，鸞妹如肯忍辱相從，再以好言相勸，算他側室，否則，先姦後殺，以爲這等做法，誰也不會知道，不料我正尋老賊，了一心事，往他老巢，與之理論，由一使女口中，得知此事，連夜趕去，恰巧追上，將鸞妹救走，老賊先還想和我翻臉，後來看出我有準備，我又借着鸞妹之事挾制，老賊胆小多疑，知人已逃遠，我如洩漏真相，必有殺身滅門之禍，才再三向我說好話，我因所辦的事，關係頗大，始而堅執不肯，後見老狗男女，快要情急，我雖約有兩個得力幫手同去，埋伏在外，到底不願親手殺他，最後改口答應，代他隱瞞兩年，在此期中，自打主意，但不許再用隱謀，暗算鸞妹，和與他有關的人，否則，連我也是他的仇敵，他知我近年，和關中諸俠交厚，同去二位姊妹，均是勁敵，動起手來，他那助紂爲虐的寵妾楊柳花，先難活命，這禽獸也真胆小，明知我說話算數，回到老巢，沒有多日，便變賣田產，全家逃走，後來到處探詢，均無踪影，聽說燕伍二賊，幾次尋他，也無音信，他和二老淫賊，號稱江湖三燕，十一弟不會不知，今日

怎會和老狗男女，成了一黨，勾十一先是聞言怒極，頭上青筋，迸起老高，聽完，答道，說也慚愧，我真渾人，會上這樣大當，便是今日，也爲鸞妹而來，實不相瞞，如非還想尋到鸞妹，見上一面，照今日這樣丟人，秦嶺諸俠，小弟決非其敵，報仇無望，諸位師兄，得知此事，還要埋怨，真個生不如死，我已變了主意，既有二姊在此，無論何事，我必照辦，諸位也決不許我再提報仇二字，我受人之愚，必蒙原諒，也許還要請二姊八哥，諸位兄台姊姊，大力相助，幫我尋訪鸞妹下落呢，話未說完，便聽馬嘶之聲，湯八聽出來了敵人，忙要趕去，被靈玉攔住，說今日這裏人多，何必非你不可，我也不怕人笑話，好在你我均已年老，無什嫌疑可避，至多算我嫁你，也不相干，在此三月之內，休說你與人爭鬥，稍爲用力，我便和你，真個絕交了，說時，四小兄妹，和田通姚小泉，業已先後趕去，勞康笑說，休看這四個小人，要是會合一起，差一點的敵人，決非對手，田姚二位，見識又多，真要來了強敵，必有招呼，諸位不忙，我們聽信再說，勾十一接口方說，我知今夜來的，連我共是五人，並還分爲兩起，各爲各事，好似後面不會有人再來，莫要主人有客來訪吧，忽聽男女笑語之聲，一路走來，勾十一側耳一聽，首先驚喜道，我在這裏，苦尋鸞妹，想不到數月未見，他會忽然來此，說罷，當先縱出，段李二女俠，見他年紀雖輕，左臉全是刀疤，顯得貌相甚醜，人却這樣癡情，方

覺好笑，靈玉已隨同趕出，將來人迎了進來，乃是一個紅衣女子，和先去諸人，正在且談且行，瞥見勾十一走出，滿面笑容，還未開口，又見勾十一身後，還有數人迎出，當頭一個女子，甚是面熟，定睛一看，不禁驚喜交集，一聲歡呼，便將人抱住，笑道，果然龍姊姊便是林姊姊，你把名字當成了姓，真想死我了，原來紅衣少女，正是方才所說的小金鸞廖小鸞，一同回到廳中，互相引見，靈玉笑問，方才聽十一弟說，他已尋你數月，均未尋到，二嫂這裏，你雖聽我說過，住在青雲山下，並未來過，你又不知我和三年前，四明山中相見的林玉姑，是一個人，怎會今夜尋來此地，這等巧法，八弟方才又說，你中狗賊反間之計，還要和他爲難，可有此事，小鸞先頗歡喜，聽到末兩句，忽然氣道，這些狗賊，真個萬惡，果然兩面離間，他命人到處放風，說八哥將要對我不利，還有許多難聽的話，一面却是這等說法，他不知我人早往雲貴婁山關，已有三月，不會回家，連十一哥，均不知我何往，前日事完回來，才聽家嫂說起，他也十分氣憤，家兄却較明白，力言老狗男女，陰險狡詐，無惡不作，八哥以前和我，祇見過一面，不會交談，龍姊姊雖和我相識，每次見面，均無八哥在旁，聽那口氣，交情極深，外邊又有許多傳說，那些謠言，乍聽可信，仔細一想，均都不近情理，此事必須慎重，莫要和上月那樣，被老賊託出人來，花言巧語，激怒我們，去和八哥爲敵，等到看出賊黨人多，

並有老狗男女在內，心方生疑，便被八哥說破奸謀，人雖退回，後聽八哥身受重傷，吉凶難料，至今想起，還在悔恨，要我仔細查訪明白，即便事出有因，也等尋出兩位雙方相識的好友，當面問明，再作打算，我原因三年前，姊姊變了名姓口音，由四明山中，將我救走之後，共祇見了兩面，分手時節，妹子因聽姊姊要隔兩年，方能再見，戀不捨，姊姊見我惜別，說他有一好友龍靈玉，不久要來看我，此人和他一樣，不分彼此，果然分手不久，龍姊姊便尋了來，雙方結爲姊妹，甚是投機，我也看出姊姊，雖然帶有面具，但那身材打扮，和所用兵器神情動作，前後所遇，都似一人，每次探詢林姊姊下落，均說二年之後，自然知道，他因一事，不肯對面，忙他作什，並說你和林姊姊親逾骨肉，身材相等，平日衣履不分，所練武功，以及言動爲人，也都相同，將來見面，你還許當作親姊妹呢，妹子也真疏忽，雖然有點疑心，但因姊姊說的是北方話，與前遇林姊姊不同，中間故意試探，江南話好些均似不解，滿擬兩年將近，就可相見，問出底細，這日又和姊姊見面，因見我報仇心切，不住打聽林姊姊何往，到底幾時可以見到，再有半月，就是兩年，如今人在那裏，姊姊笑說，到時包你明白，林姊姊以前不肯見面，便爲答應仇人，另有難言之隱，稍爲留心，便在你自己房中，不必出門，也可曉得，我正追問，忽聽八哥，到處尋你，匆匆分別，說好半月之後，必來相見，林姊姊十

九同來，我正歡喜盼望，那知一去渺無音信，也未理會。平時所說，和臨別之言，姊姊和八哥一樣，又是神龍見首，天馬行空，蹤跡飄忽，絕難尋到，以前雖有常往青雲山下，好友家中看望之言，但未說出主人名姓，和山前山後，當地祇此一家，女主人，孀居撫孤，不見外客，就能尋到，也不便登門尋訪，祇得悶在心裏，盼望了半年多，始終不見人來，妹子又生了一場病，連想往青雲山去，試探訪問，均未辦到，再想姊姊前言，林姊姊除非自來相見，便姊姊和他情如一人，也無法將他這人變出，妹子沒有悟出言中之意，信以為真，欲行又止，我和十一哥，本是常時相見，一同出入之時居多，訂婚已久，祇為昔年，一句戲言，非要到時成婚，今年三月，恰巧期滿，因我二人，都是性剛好勝，這日他託大嫂，問我婚期，我守昔年林姊姊之誠，不肯說出真情，又想報仇之後，再行婚禮，先是好言推托，他不知誤會到那裏，當面向我責問，我嫌他說話氣人，答了幾句難聽的話，他剛氣走，忽在無意之中，尋出姊姊上次走時，所留的信，這才明白，仇人便是老賊仇雲燕，心中氣極，立意報仇，但還不知二位姊姊，會是一人，因信上說，江湖三燕，以仇賊本領最低，人最鬼詐多謀，故此江湖上，不知細底的人，祇把燕雙飛和伍喜，號稱雙燕，仇賊並不在內，三燕之名，不是老前輩的人物，好些還不知道，蹤跡更是隱秘，林姊姊為守前約，雖不便洩漏，暗中却常代我，留心查訪，

萬沒想到，老賊逃得那快，就是妹子回家，養好了傷，當時約人趕去，也尋他不到，林姊姊却因此不好意思見我，現正打算訪出仇人下落，方始見面，指點明路，並代約人相助，但他本人，却不願親自下手等語，我知兒嫂，性情剛直，十一哥人更冒失，本打算暗中訪問出了線索，再和他們商計，這日去往嵩山，尋我兩位姊姊商計，中途救了一個鏢行中人，居然湊巧，問出仇賊，隱伏在婁三關，十八盤後，仗着心機好巧，先在西南諸省，親自出馬，偷盜了許多金銀，剛去半年，便將那片山地買下，建了田莊，在彼行樂享福，所救鏢行夥計，便是淫婦楊柳花的娘家兄弟，楊佑，因嫌水土不服，和乃姊要了些銀子，去往湖北經商，並代仇賊，採購山中必需之物，按時送去，不料年景荒亂，商業蕭條，遇到一個舊友，是個鏢頭，以前也是綠林中人，手面頗寬，約他當一個小鏢師，因嫌山路崎嶇，往返不便，率性連仇賊所積銀子吞沒，不再回去，剛走了兩趟，便遇大隊難民，將所保官眷和大批貴重行李的鏢車搶光，人也受傷，分文皆無，眼看病餓而死，被我師姊妹三人救起，因他誤會我們，也是綠林中人，求救心切，以爲仇賊，陰柔鬼詐，善於結納，江湖上人，應酬極好，剛一見面，便打出仇賊旗號，我也將機就計，并不說破，推說，正有要事，訪問仇賊下落，向其盤問，軟硬兼施，問出真情，因聽他說，老賊隱避以前，非但平日來往的同黨，連同那些賊徒，都分別遣散，不令知

道，因其工於心計，早就看出像三燕這樣人，決沒有好結果，想好脫身之計，準備稍有警兆，說走就走，由四明山回去，照着平日預定，稍爲佈置，便自起身，除十來個心愛的姬妾淫婦而外，共祇帶了兩個內親，和一跟他多年的同黨，兩家共祇二三十人，武功稍好的，還不到一半，買山之後，表面裝着安善良民，偶然出手，搶劫婦女，多在暗中，稍爲看出，受迫無奈，心生怨恨，都是先姦後殺，舊日同黨，又都彼此利用，過後便完，敷衍極好，無一深交，祇伍燕二老淫賊，同惡相濟，算是至交，現已斷了音信，我先還想回來約人，因覺所救那賊，業已答應，決不傷他，雖未明言姓名來歷，恐其生疑，回山報信，二位師姊，本領均比我高，互一商計，對付這個沒有毛的凶狠，去掉爪牙的毒蛇，尙能自信，萬一約人就攔，被他溜走，以後再尋蹤跡，更難十倍，又因和十一哥負氣，想叫他多着點急，決計急不如快，誰都不說，匆匆同了一位師姊，回到家，拿了衣物銀兩，連對兄嫂也未明言，祇留一信，說我辦一要事，兩三月內，決不與人相見，因恐兄嫂疑慮，信上故意留有人在河南訪友，並未遠去之言，事情也真湊巧，我們到了貴州，交了幾個苗子，許他重利，由他引路，並在苗子家中投宿，扮成苗女，先探明了賊巢虛實，再行下手，第一天，便遇他那死黨，出山採購用物，被我三人，擒往無人之處，拷問虛實，將其殺死，知道仇賊自持心機周密，誰也想不到會隱藏十八盤

蠻荒險僻之處，每日問了許多淫婦，盡情作樂，家務田產，均交心腹徒黨代辦，那賊是個無名鼠輩，從小便在老賊門下，管理雜務，人雖凶狡，長得和狼一樣，被擒時，哀哭求饒，非但仇賊虛實，有問必答，連仇賊許多陰私隱惡，以及年老荒淫，精力日差，種種醜態可笑可恨之事，全說了出來，此賊外面相識的人極少，仇賊敢於命他，往來城市，便由於此，就這樣，每次出門，還要千叮萬囑，照例祇帶一個惡奴服侍，繞着險路出去，買來所用物事，也不直接運回，先送到相隔十五里的熟苗墟落之中存放，過上些日，再運回去，關得全家狗男女，都笑他多疑胆小，無如仇賊照例說出話來，不許違背，或軟或硬，均要做到，仍是非此不可，自以為從此高枕無憂，並還當衆聲言，祇要出山的人仔細小心，土人非我敵手，敵人不會知道，我情願一個朋友不要，便防洩漏風聲之故，祇要照我所說行事，開着大門安睡，也不會少去一草一木等滿話，我姊妹三人，因他內裏全無防備，容容易易便將那年四明山動手的幾個狗男女，全數殺死，上月本該趕回，因在途中，遊山打獵，稍爲耽擱，前三日回到家中，才知十一哥，爲我失蹤，到處尋訪下落，便兄嫂也同時憂急，總算知我和二位師姊同路，雖然掛念，還好一些，十一哥見我，過期不歸，不知怎的，亂了心思。想起我前兩年常說，有仇未報之言，生了疑心，到處查訪我的蹤跡，和仇敵是誰，昨早聽人說，他誤信賊黨離間，說我

在青雲山下，被人困住，業已尋來，同行還有兩個著名的綠林中人，事已過去，有許多話，我也不願再提，當我報仇時，淫婦楊柳風，因我防他逃走，先將他脚打斷，自知無幸，厲聲哭罵仇賊老不死，色迷心竅，好端端闖此大禍，並說我是姊姊指點前去，彼時怒火頭上，仇賊已被師姊打倒，連淫婦一同手刃，忘了追問，到家便聽，十一弟爲我奔走，急於到處尋他，忘了前事，這時想起，許多可疑，姊姊以前又說，青雲山下，有一女友，常來小住，忙即起來，還未趕到，天已入夜，這條路以前來往不多，祇知村鎮甚少，相隔頗遠，還沒想到這樣荒涼，沒奈何，祇得連夜急走，半夜趕到高土溝外，才見幾所貧苦人家，前往投宿，先推窮苦，連所剩一點冷茶，都被方才幾位大爺吃光，破房太小，人已住滿，無法接待女客，正想到另一家去，叩門商量，忽想起八哥義俠之名，剛說了一句，我是湯八爺的好友，錯過宿頭，共總七家窮人，到開了六家，爭先請我進去，我已飢疲交加，到了此時，才看出平日肯幫窮苦人的好處，和他們的熱情誠懇，一家讓出房炕，另幾家便互相商量，湊出一些平日當作寶貝藏起的一點包穀粉，和幾隻雞蛋，我第一次吃這樣粗東西，不知怎的，吃得又香又多，味美無比，分給他們銀子，先是再三不喪，說姑娘既是湯八爺的好友，那是我們恩人，親弟兄一樣，平日救濟我們，決不推辭，今夜好不容易有機會，盡點人心，萬無收銀之理，正想明日走後，轉

身再給，他們便無話說，難得人家好心，先由他去，爲了他們都窮，誰都沒燈，又想向我探詢八爺安危，點着幾根秫稭照亮，由兩人用手拿着，和我問答，我原是前數日才聽人說，八哥遇險之事，隨意編了幾句，說八哥人已平安無恙，他們正說得高興，有一幼童，由隔壁趕進，說那強盜，又回來了，祇有一個，衆人因我年輕女子，忙將火熄滅，說那賊黨，共是五個，前後兩次，均由當地來此，這裏主人，是個善人，常時周濟他們，否則早已餓死，湯八爺和另一位蒙面姑娘，均與相識，本領甚高，一子一女，也都不弱，聽賊黨口氣，似往尋仇，曾向他們探路，均不肯說，來賊正要打罵威迫，內一面有刃疤的人，將同黨攔住，笑說，對頭蹤跡，何等隱密，土人怎會知道，跟着，又有二賊尋來，與先前三賊，略一招呼，便不再問，強討了一點茶水，分兩路尋去，我聽出內中一人，像十一哥，心方一動，村童又來報信，說來的是那穿長衣的老賊，神情甚是惶急，走得極快，一路東張西望，業已縱過土坡，往白沙溝跑去，我吃飽之後，精力回復，硬分了點銀子與他們，立時尋來，剛到，便遇八哥所騎花馬，相似因我跑得太急，先當敵人，怒嘶了兩聲，便追過來，因我前見二姊，騎過他一次，知他名字，喊了一聲阿雲，他便立定，跟着，這幾位小兒妹，同了田姚二位趕到，才知誤會，十一哥也真荒唐，我多無用，還有二位師姊同路，莫非爲被人吃了去不成，值得這樣急法，最可氣是

，連賊黨的謠言，也會相信，我看你將來怎麼好呢，勾十一紅着半邊臉，強笑答道，我真糊塗，無緣無故，丟此大人，先想你那仇敵，決非真人君子，想做反面文章，因你失蹤已久，由賊黨口中，也許可以探出綫索，先還恐雙方，道路不對，未必能問得出，那知賊黨，早知我到處尋你之事，日前剛到郎公廟附近，便遇兩賊，談得十分投機，恐我生疑，先還裝駭，最後約我去往賊巢，吃了老賊一頓好酒飯，向其探詢，均答不知，我原是將機就計，並未把他們，當成朋友，直到昨日分手出來，途遇另外二賊，交頭接耳，我見他們，鬼頭鬼腦，掩過一聽，竟說他知這裏，住有一位財主，前往偷盜，不料去了四人，到被人家傷了兩個，差一點沒有全數送命，隨又談起，你被主人困住，強迫嫁人，你執意不從，受刑甚苦，今夜是末一天，再不答應，恐日久風聲洩漏，便要殺以滅口，主人像個洗手多年的有名人物，除荒野之中，這所整齊寬大的莊園，看去可疑，別的看不出有一點形踪，裏面還有地牢機關，他們去時，正向鸞妹鞭打威迫，不是防備鸞妹，抽空逃走，不敢窮追，他二人還難活命，因恨令兄，所以不肯前往送信，說得活靈活現，不由不信，我還慎重，因那二賊，說是四凶中，也有兩人，來此窺探，不會回去，又是往投郎公廟的小賊，我想，主人本領甚高，孤身對敵，這地方從來未聽說過，先由郎公廟走時，本有大凶四凶，要來的話，悄悄跟在二賊後面，打算探明詳情，再打

主意，走出不遠，便見前交二賊起來，雙方見面，一說前事，同往郎公廟趕去，裝得再像沒有，我已急怒交加，心亂如麻，想回去約人，往返山東，決來不及，又防鸞妹受害，必須在三更之後，天明以前趕到，否則，人在地牢之內囚禁，地方太穴，決看不出，迫於無奈，才想利用賊黨，一同來此，那知上了大當，相隔又遠，早催着賊黨，吃完晚飯，因不願與四凶合流，祇約新結交的朱賈二賊，搶先起來，剛到黃土溝，賈賊說時光尚早，口渴討水，就便探詢路徑，我不知他們，是來此行刺，並爲我們雙方，樹敵結怨，惟恐誤事，恨不能當時趕到，他偏故意延宕，直等大凶四凶，後面趕來，方始起身，天已不早，路又太生，好容易望見燈光，尋來此地，因和大凶他們，另走一路，大約他們，繞向前面山脚，燈光被樹林擋住，不會看出，二賊同我快到前面平台，朱賊好似有什警覺，忽說我們無論是誰，遇見敵人，便先動手，將他絆住，另一面好去尋那地牢，將人救出，說完，獨自往假山後繞去，此時想起此賊，成名已久，名叫朱雄，來時話最凶狂，本領也實不弱，更打得一手好暗器，正說大話，忽似吃了一驚，走時，彷彿有點氣餒心慌，彼時勞老大哥，和三位女俠，均在平台側面，樹下埋伏，必是被那狗賊，看出來歷，想要溜走，結果枉費心機，仍被兩小兄弟所殺，我和另一個名喚賈保義的小賊，也一死一擒，一次丟人太大，實在無臉見人了，小鸞問明經過，笑說，

這是你自己不好，你跌倒在杜六先生，與勞老大哥手裏，也不相干，休說秦嶺諸俠，我們打他不過，不算丟人，可知這位老大哥，和我們兩家，均有淵源，不是外人麼，話未說完，勞康忽然想起一事，笑問勾文通也在山東住家，可是十一弟一家，勾十一驚道，文通正是先兄，勞康哈哈笑道，十一弟不是外人，可知令姊勾雙泉，便是我的老妻麼，想是愚兄隱退年久，昔年又因令姊，與令嫂不和，自從岳父棄世，三十年不曾來往，後來祇知沂州，有十一位名武師，也是傳聞，連名姓都記不全，老弟又是這樣年輕，必是岳父遺腹所生，故此不曾想到，鸞妹如何得知，小鸞笑說，家嫂便是文通表妹，以前聽他談過，兩姑嫂不合之事，彼時他也年幼，不常去勾家，共祇見到大哥一面，大家又換了名字，當然大哥想不起來，否則，以你老大哥的威名年紀，我們小孩子家，如何敢以兄妹相稱呢，勞康聞言大喜，又勸了勾十一幾句，敝了一陣家常，越發親熱，天已大亮，主人早命兩小兄妹，去往廚房，備好食物，端來待客，剛剛送到，靈玉笑說，今日午後，便要動手，大家都還未睡，賊巢虛實，也未說出，大凶逃走，難免給主人生事，你們也不想個主意，段無雙接口笑道，二妹當我真個怕事麼，以前不過兒女太小，從師未歸，不得不小心一點，如今他們，快要成人，正好借此歷練，誰還怕他不成，請快吃完，安息一會，也該起身了，湯八也將所得虛實，向衆說出，以及下手機宜，衆人知道

十九可獲全勝，雖有兩人可慮，料也無妨，俱都高興。湯八邊走邊說，我由安徽來此，共走了兩三日夜，爲防敵人警覺，伴我同行的好友，再三力勸，沿途都是夜行居多，頭一兩天，道路泥濘，遍地積潦，還繞了兩條路，所以今日才得趕到，日裏早已睡足，共總幾個時辰，我不睡了，靈玉接口笑道，你不用鬧什花巧，你我多年老友，你的性情爲人，我都清楚，反正不問你說上天，祇要單獨走動，從此絕交。郎公廟，事完，休想與我再見，湯八笑道，不許我單獨走動，和你一路，總可以吧，靈玉嘆道，我先不知老狗男女，如此利害，剛聽你說，因他料你，不死也身受重傷，暫時便保得性命，多半也成了廢物，至少要調養一年，才能痊癒，率性一不作，二不休，乘此機會，先往商家堡洗劫，爲防商氏弟兄，人多勢盛，江湖上朋友甚寬，不是好惹，打算人才兩得，却防苦主報仇，到處約人，這次陰謀，他和老淫賊燕雙飛，準備不是一天，以前約定，先將幾個洗手多年的老賊，和湖口六姊妹，勾結停當，一而到處命人，散播謠言，離間商氏弟兄，和江湖上人的友情，祇等時機一到，命人稍爲通知，便即下手，爲了燕賊，太貪舒服，不將所搶劫的錢財，吃完用光，不肯出來，不知所積金銀糧食甚多，意欲獨吞，上來先得一個彩頭，因恐洩漏機密，一面發出緊急傳牌，通知各路，來郎公廟，白沙溝，兩處新設分寨聚會，聽令而行，一面帶了心腹徒黨，親身趕去，沒料到大雨誤事，商氏

弟兄恰巧均在堡中，還有許多道喜的親友，陰謀未成，反丟了大人，這幾天功夫，把這十幾個著名的凶賊惡盜，連同老王廟那幾個凶僧惡道，全都約來，爲了老賊，陰險深沈，連十一弟，曾往賊巢去過兩次的人，均不知他底細，我們不是異人相助，到日冒失趕去，連渭南雙俠，一樣都難免吃他的虧，你既得知虛實，還要我和你同去，天下那有這樣蠢人，何況天已大亮，其總相差有限幾個時辰，都等不及麼，湯八笑說，你那知道，我是另有去處，請你作個伴，一同前去，包你沒事，你看可好，靈玉聞言，將信將疑，勞康笑說，我們這些人，一兩夜不睡，原不相干，何況近日眠食極好，毫末勞動，難得良友重逢，大家精神這好，率性不睡，早點起身，准時趕到也好，祇八弟和十一弟，一是病體初癒，一是連日疲勞，對方均是勁敵，千萬不可勉強，還有他們幾個小兄妹，日前本定等你到後，代他們畫好兩件兵器圖樣，再由八弟，託人打造，沈姜二人，立時起身，萬家兄妹，也祇留守，不令跟去，後經他們四人，再三力請，我和二弟妹商量，讓他們長點經歷也好，初來那日，爲除四凶，我已見過他們本領，近日用功更勤，據我看，祇要小心一點，同去無妨，但是他們一夜未睡，休看年輕力壯，全是一股勇氣，功夫堅實，到底還差，最好先睡一會，隨後起身，話未說完，萬氏兄妹，先不願意，段無雙故意怒道，你們不睡，一個也不許去，萬芳撇嘴氣道，娘就是這樣，好容易

遇到這樣熱鬧機會，偏不許我們同去，長點見識。勞康笑道，姪女不要氣悶，你們自去安臥，我在家中等你，跟我一路，包不吃虧，還可顯點本領，省得隨衆吶喊，無事可做，你看如何，四小兄妹，均知勞康，最愛他們，說話也極算數，又見段無雙，口氣堅決，祇得應了，湯八笑說，事情實是凶險，連我都不敢像平日那樣冒失，難怪二嫂不肯放心，如非他們沒有睡過，和我二人同走，還要好呢，靈玉攔道，好容易將他們說住，你不要又來領頭亂出主意了，萬芳姜飛，同聲說道，我們昨夜，並未和賊多打，此時一點不倦，真睡不着，我們練點內功，不比去睡還好麼，勾十一接口笑道，小弟武功，雖然不濟，恢復疲勞，調神靜養，却得過高明傳授，我也陪了老大哥同走，就便傳授他們引氣歸元之法如何，小鸞笑說，你真喜歡賣弄，你看他們人小，也不想他們的師長是誰，還要你教麼，勞段二人接口道，話不是這樣說法，他們到底年輕，沈姜二人，入門更是不久，多學一樣好一樣，何況這引氣歸元之法，雖和內功相近，另有妙用，連我們這大年紀，也祇聽說，並未學過，還想向十一弟討教呢，四小兄妹在旁，剛看出湯八和靈玉，低聲密語，彷彿二人此行，關係全局，靈玉已面有喜色，不再爭執，正想設詞跟去，聞言大喜，打算學完再說，便向勾十一，拜請賜教，李玉紅看出四人心意，笑道，你們真打如意算盤，事情祇願一頭，這引氣歸元之法，我也略知一二，不親身練習，還

要有人隨時指點，急切間，怎能學會呢，說時，湯八靈玉，已先作別立起，姜飛一使眼色，萬芳忙追上去，拉着二人問道，姜二弟他們就要起身，八叔代我畫好兵器圖樣再走吧，湯八笑說，我們有事甚忙，此時無暇，但你四人，互換兵器，傳授之事，昨日路上，已有人說起，奢山老人歐陽冶，便是打造鉤連槍的原手，彼時燕賊尚在武當門下，惡跡未著，被他騙去，老人好生後悔，非但留有兩付同樣兵器，並用匠心精製專破此槍之物，尙未傳人，他老人家，最喜提攜後進，我蒙他看得起，引爲忘年之交，我去一說，便可全部拿來，那雙輪原在你們手中，回來再畫，不是一樣，忙他作什，就是畫好，也要稟告過你師父，才能打造呢，四人聞言，各想起私相授授，有背師規，驚慌起來，湯八笑說無關，你們每日練武，早有異人在旁看去，此人和你們師長，俱都相熟，曾對我說，你們人好用功，聰明向上，十分喜愛，席泗先生，決不致於見怪，便花大師知道，也不會有什話說，不過事前由我去說一聲好了，四人方始心定，靈玉笑說，其實你們兵器，業已換過，各有一份在此，又非當時便可打造，不知忙些什麼，我們走了，萬芳想起也覺好笑，見二人已走，想了想，又追上前去，拉着靈玉的手，悄悄，好乾娘，到那裏去，有什法子，叫我們跟你一路，長點見識，靈玉邊走邊答道，你們如其落後，可到西南方，離此三十五里的老龍坡後山崖之上，尋找我們，那裏有一崖洞，正對

郎公廟前廣場，你由坡後繞上，便到洞前，我們多半是在那裏，但要大人走後，再等一個把時辰，才可起身，今日本定與仇敵午後相見，老狗男女，因湖口六個老女賊，要下午趕到，竟不顧廉恥，一面派人，往商家堡送信，說他是地主，多大仇恨，也應先禮後兵，一到就動手，未免失禮，無論如何，也要敬酒三杯，好在連日，月明如晝，請改在黃昏相見，吃過見面酒，再行領教，爲防渭南雙俠，和那日雨中動手的人，尋找不到，表面在來去兩條山口，設下蘆棚迎賓，實是借此拖延時候，想等他的人，全數到齊，方始對敵，你們不必太忙，能睡一會更好，否則，也要稍爲養神，到時再去，我們也許叫阿雲來接，可惜這匹馬，至多祇騎三人，你們分班，連騎帶跑便了，不是你母親他們，應該早去，相隔還有好幾十里，也想請他們，睡上一會再走了，不要先說，至多和勞大世伯，偷偷說上一聲，快回去吧，萬芳姜飛，業已追出老遠，聞言大喜，忙同趕回，段無雙笑道，二妹和八弟一樣，這大年紀，還是孩子頭，無怪這些小人，都和他好，他雖關心八弟，恐他傷後勞動，其實，還是極爲信服，祇一見面，多麼胆大危險的事，都同做得出來，芳兒這樣高興，不知又有什麼主意呢，萬芳笑說，我偏不對娘說，我們都求十一叔指教，用起功來，就便求大世伯，教我們點穴法，娘總該答應了吧，勞康接口笑說，我早明白八弟他們，此去爲了何事，你們不說，我也知道，衆人便問何

事，勞康笑答，我祇料出幾分，還拿不定，且等到時再說，免得大家分心，仍照方才預計行事吧，段無雙便說，此去郎公廟，有好幾十里，中間還要經過白沙溝一處賊巢，雖可繞路，到底不便，率性由我派人，往青雲山，借上幾匹好馬，繞路前去，早點起身，從容一點，節省精力，多殺兩個惡賊，也是好的，衆人同聲稱善，無雙隨命萬英傳話，派人通知，並請來幾個能手，留守莊中，以防賊黨，乘虛擾鬧，一面請衆人，同往樓上客房，分別歇息，稍爲養神，運用內功，馬到就走，勞勾二人，便令四小兄妹，另往別房，練習引氣歸元之法，萬芳一聽有馬，早告萬英，多借兩匹，預定再有一個多時辰起身，段，李，廖，三女俠，和田通等三人先走，下餘老少六人，由後趕去，都是騎馬，先將各人兵刃暗器，準備停當，等馬一到，說走就走，青雲山四傑，所居後山，相隔共祇三四里，往來甚便，四傑弟兄，雖已年老洗手多年，並還立下誓約，專在山中耕作，不再出山多事，因和萬家夫妻多年深交，得信大驚，知道關係太大，雖不便出手相助，仍分出兩人，帶了十幾個弟兄，連人帶馬，一齊趕到，段無雙因是主人，聽說四傑弟兄，分了兩位親來，還有多人相助防守，好生歡喜，忙和衆人，親身迎出，互相禮見，好在雙方，不是熟人，也各有淵源，賓主均各忻慰，略吃了點東西，時已近午，因湯八想衆人，早走一步，情願到後，再等動手，從容一點，免得長路趕去，中了敵人以

逸待勞的算計。祇說，賊黨人未到齊，想要延宕，我們這面，也想一網打盡，晚去些時無妨，沒說老賊黃昏後動手的話，照理這遠的路，早該趕去，和來人匆匆一談，便同起身，慈廉想勸衆人，帶點食糧，以防動手時久，當地就有人家，也是賊黨，無處飲食，段無雙說，我早有準備，我們第一起人，剛到便帶食物。未免小氣，既這樣說，稍帶一點也好，勞康見萬芳，搖手示意，知有原因，笑說無須，祇要準備現成，我們隨後帶去。也是一樣，說完，無雙等第一起人先走，四小兄妹，原定樓上用功，隨後起身，一聽馬到人來，也紛紛趕下，無雙越想越覺事情太險，走時再三囑咐，非要再隔兩個時辰，方許起身，四小兄妹，早已商量停當，同聲笑諾，勞康看出內有隱情，人走之後，回到樓上，見四小姊弟，各取兵刃暗器佩帶，結束各人衣服，勾十一因小意先走，也巴不得能够跟去，在旁笑說：他們真個聰明，一學就會，根基又好，有此個把時辰，精力業已回復，足可應付了，勞康笑問：你們快說實話，湯八叔和你們說些什麼，否則，我不許去，也是枉然，姜飛萬芳，爭着說了前事，又因時已不早，力催就走，勞康聞言驚道，我真年老，記性太差，如何忘了此事，你們胆子真大，那知利害，湯八叔既說此話，也許有點把握，但你母親他們，剛走不久，雖是繞路前去，被他看出，也必就心，再等片刻起身，爲湯八叔做接應也好，話未說完，忽聽樓下，笑語喧嘩，勞康一聽，

忙卽往下趕去，要知大破郎公廟，湯八夫婦，力斬五巨賊，許多驚險情節，請看下集分解。

